

東北民族志

英雄們的
日記

3

英雄記的錄

劉白羽著



3 0581 0369 2



東北文協編輯

東北文藝叢書

目 錄

序 言

一九四六，夏季

林彪將軍訪問記

(二)

英雄的四平街保衛戰

(八)

一九四六，冬季

西線行

(一八)

一、人民與戰爭

二、蔣佔區的苦難

將胡匪消滅在大森林裏

(二七)

一九四七，夏季

王曰才攻進望河鋪……………(三四)

郭家屯殲滅八八師戰記……………(三八)

一、從敵人心窠裏爆炸

二、六勇士

三、韓殿發的經歷

四、薛榮臻和胡林祥

村落戰英雄孟紹武……………(五五)

全面模範的第八連……………(六一)

為祖國而戰……………(六七)

一九四七，夏季

追向中長路……………(七四)

公主嶺入城記	(八〇)
四平前線	(八三)
一〇分鐘突破四平	(九〇)
不死的英雄	(九四)
摧毀了核心工事	(一一二)
兩個人的作戰	(一一七)
『我希望四川也分土地』	(一二二)
南滿歸來	(一二六)

序 言

『英雄的紀錄』是我在東北自衛戰爭中，幾次隨軍作戰的實錄。

✓ 一次又一次作戰，我認識了不少我們軍隊裏的同志，當我和他們在一齊時我感到巨大快樂，因為在我們這時代裏他們是最可尊敬的英雄。可是一一次又一次作戰，其中有的就犧牲了。只有當我在戰場上聽到自己認識的一個人死亡的時候，我才開始把戰爭之艱難、英雄的事業體會得具體起來。比如三團的黃才方同志，我的認識他極不平凡，郭家屯殲滅八八師，我從三十里外冒着綿密的大風雪騎馬往那裏趕，到那裏，一個自己人也看不見，裏面『刷刷』打着機關槍，——自己人走了？敵人又來了？馬也如知人意的踟躕、咆哮，我硬打上一顆闖進去，在那迫切希望下，在街心，第一眼看到他，他穿着美國皮大衣，從兜帽下露出他那年青凍得發紅的臉笑着。他是一個很好的幹部，生命力極富強，平時走路也是一跳一蹦的。這次打下公主嶺，他用一輛卡車帶我去炸遼河鐵橋，在遼河上——彼岸是敵人，飛機在橋上盤旋掃射，他一會把我塞在地堡洞裏，一會叫我靠緊鋼骨水泥的橋座站着，——他自已却坐在那裏看飛機。而就是這樣一個活躍的人，『死』？簡直和他聯系不起來，可是在一個戰壕邊

落着微雨的夜晚，我聽到他犧牲了，我沉默了好久好久。還有四九團的王連恩，是一個又黑又結實的人，你簡直用棒子搯不倒他，他還會笑的。我認識他是在城子街剛掃清了還在響着冷槍的戰場上。這次，——一個黃昏，我彎着腰從指揮所地洞裏出來，一看，他蹲在戰壕上面的樹底下，笑着，頭上又是飛機掃射，又是榴彈砲呼嘯，裏面在開軍事會議，我問他：『我寄你的照片你收到了嗎？』不久他到火線上去了，第二天我聽到他犧牲了。我聽到我不能相信，——我一再溫習着他們的容顏，不，他們還活着，可是現實帶走了他們，他們給現實增加了光輝。還有大戰望河鋪的王曰才犧牲了，『六勇士』裏的胡景山上次負了傷，可喜的是我最敬愛的英雄劉興勝現在擔任了副營長，吳宗漢這次在火線上掛了獎章，……從這些英雄人物身上，彷彿有健康的血哺養了我，我覺得在我爲他們的事業作紀錄時，我與血肉鬪爭的現實發生了密切的聯系。人民的英雄在戰爭裏面創造了驚人的戰績，——然後，他們成爲戰爭中活躍的先鋒，但有的也不免就把血與肉貢獻給人民的祖國了，而一個新的社會正在英雄的自我犧牲中蠱現出來。他們，不論生者還是死者，都是一樣活躍，因爲他們創造的紀錄，當斬荊披莽，走進黎明，它將在人民心中永垂不朽，這就是我給這本書起名子的原因。這裏面也有兩篇記述蔣佔區情況的文章，那也不過再一度證明：『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另一方面却是荒淫與無恥』。

一九四六年 夏季

林彪將軍訪問記

砲火整夜震響着大地，四月三日，却有一個十分晴明的早晨，我在一處村莊的邊緣的庭院裏，找到民主聯軍總司令林彪將軍的住處。

我進入土塔裏，一排有玻璃的房屋，他正站在近門之處，等候會見我。林彪將軍是湖北人，四十歲，身材適中，穿着黃色普通軍服，粗布鞋子，軍帽戴得很端正，臉上的濃眉和眼光，給人以沉默，文靜的印象，但他是微笑着。

林彪將軍坐下去，吸着紙煙就談起來：

「反動派沒有放棄進攻的企圖，他們在這裏使用了他們最精銳的新一軍，可是他們在四平街以南，就開始受到消滅和挫折，這很出乎他們的意外，因為他們的估計是錯誤了，——他們認為我們是不能打防禦戰的，現在，在前線彼此工事對峙，距離五〇米遠，講話都聽得見，我想他們還可能採取飛機、大砲、坦克集中發動新攻勢，不過我們守城部隊在十五天激戰中鍛鍊出來了，他們希望敵人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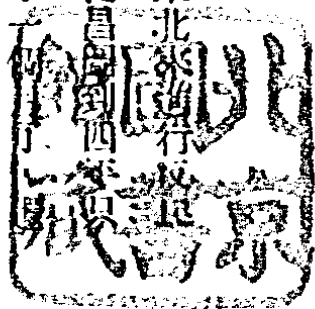
攻，覺得這樣可以殺傷他們……」

事實是如此。那些爲新一軍宣傳吹噓的人，現在應該開始感到恥辱了，當他們到東北來進行主、和平的內戰的時候，碰到了硬釘子，……他們曾經限令四月二日佔領四平街，計劃從昌圖到四平街的一百廿里路已經走了需兩天急進，而在四月五日打到長春，實際這條從昌圖到四平街的一百廿里路已經走了沒走完。現在四平是一個所有玻璃都震碎的城，在那裏密集的砲轟使人耳聾，北面一塊二十米高地的爭奪，屍體掩蓋了春草，十五日當中，他們進攻數十次，衝鋒一百次以上，但那裏的保衛者屹然不動，穩如泰山。這中間新一軍傷亡及被俘者三〇〇〇餘人，現在還是如四平街老百姓所說『看得見，進不來。』這話十分幽默，却也十分真實。無論在秀水河子，在大窪，在本溪，無數次優秀的殲滅戰，在軍事上講是十分成功的，我除了對於指揮者林彪將軍的信心之外，我還希望知道其他致勝的原因。

他說：『我們的士氣很高，攻擊精神很好，能够給反動派以殺傷，敵人的銳氣在疲憊中消耗了，他們懼怕我們的夜襲，拼刺刀和迂迴。』

總括說，我想是勇敢及突然出現，困擾了他們。

我到前方來接觸了許多的戰士，幹部和指揮官，我時刻意識到，我是在最光榮的部隊中間，就是



這一刹那，我望着對面，聲調平穩而剛果的將軍，我記起——在八年前民族危難的關頭上，是他指揮了威脅敵人的平型關大戰，現在，當中國民主與和平又遇到難關的時候，又是他立在問題的關鍵上，我愈往前線走近，我愈了解一個真理，當有人來破壞民主與和平，人民用乞求是得不到任何結果的，必需是一種力量阻止這種破壞，打擊這種破壞，最後粉碎這種破壞。

在前方流傳着這樣一個故事，王雲田是一個新戰士，這次保衛四平街戰鬥開始的時候，他在地堡中說：「我下了決心，死也要死在堡壘裏。」對方衝鋒來了，班長下令反衝鋒，他跳出地堡，當先衝到離對方五〇米處，在火力網下掛了重花，他對同志說：「我不能動了，趕快把我的槍拿去，給我留下一個手榴彈就行。」敵人上來，他寧死不屈，轟然一聲同歸於盡了。這一個新兵，於是就成了一個英雄的號召，由一個人擴大到全體，成爲反動派畏懼的力量。

林彪將軍歡喜到火線上去，但是他知道一切戰爭決定於平常的準備，不在當時一時。他到火線上去，是不大開口的，他也不願催促火線上的指揮者，他多半是看着，常常從口袋裏掏出小本子記些什麼，每次戰鬥，他都總結經驗。在不久以前，興隆嶺作戰，原在山崗上，部隊衝下去的時候，他也越過山坡上的死屍，傷兵，跟了下去。

在東北若干次戰爭中，由於他的總結經驗，他針對着敵方的一切優點與缺點的條件，他在戰術上

有了新的發明，這就是一班分爲三組的「三三制」戰術，和「一點兩面」戰術，只要你到部隊裏去，你會看到他們對這發明是多麼熱誠，信仰，他們在練習，寫文章在油印報紙上討論，因爲在實地作戰中，這優越的戰術，使他減少了損失，同時抓住敵方最大弱點，勇猛的集中一點，再從後面迂迴，來完成若干大大小小的有力殲滅戰；我覺得這就是一個革命軍事家，最好的領導與指揮。

當我在林彪將軍院裏兩小時之後，我發現這裏不是一個浩大，龐雜，擁有無數呼喚，吆喝或森嚴的總司令部，這裏是一個簡樸，明確，但有最高實際效率的總司令部。

林彪將軍的特點之一，是掌握着中心，而後圍繞着牠，去做極深刻細緻的思考，然後拿到實際中去。他是一個馬列主義書籍的熱狂的讀者，在他初入東北不久以後，在前線上，他有幾天，把「整風文獻」拿出來讀，看，仔細鑽研，特別是毛主席的「農村調查」，而後他下決心，對東北農村作調查，就在秀水河子戰後，軍務十分繁忙，可是他把身邊唯一的秘書和三科科長，派到農村裏去做調查，他詳細告訴他們，要弄清楚解決什麼問題——土地問題，要組織農民，在他們鬭爭中來搜集材料；了解東北的農民問題，他到錦州到法庫，都在研究東北農村關係，當部隊休息下來的時候，他發動大家去做羣衆工作，——聯結着羣衆，成爲他根深蒂固的習慣，他常常因爲別人給他找一個漂亮的司令部住而不高興，他這樣久以來在農村住着草房，他要求的條件：第一，有地方掛地圖，第二，有老百姓

姓、第三，如果是冬天的話，他希望熱炕。在戰爭前線上，他時常跟他的醫衛員、秘書擠在一張炕上。他身體是不頂健康的，但到現在爲止，我知道他的營養品是當他休息的時候，他一顆顆吃着炒熟的黃豆而已。

在他屋中牆頭上，除了幾張像片，就是地圖。

就在這地圖上所繪下的東北廣大地區上，半年來人民的覺醒與反民主份子的陰謀，交織起兩條複雜而紛爭的局面。如果這支軍隊不是人民的不是親密的聯結着人民，而又爲了人民，一個穩定而有力的人民的東北，是經不住反動派的狂風暴雨的。半年以內，林彪將軍走過錦州、瀋陽、新民、彰武、法庫、撫順和四平街附近一帶的大平原，在軍事上可以大致劃分爲兩個階段：第一個時期，那時反動派帶着狂妄的銳氣而來，人民剛從十四年長期壓迫下解放，後方敵僞殘餘擾亂，在這時，在肅清敵僞殘餘土匪中，加強與擴大了人民的力量，建立了根據地；後一時期，人民喘過了一口氣，反動派沒得到什麼結果，士氣向下低落，但更進一步向東北進攻，人民組織起來，展開了保衛民主、和平的自衛戰爭，自從秀水河子一戰，打擊了國民黨的士氣。民主聯軍建立了吉黑、吉遼、遼東，熱遼四個軍區，軍區司令是高崗，周保中，蕭華，呂正操。大部敵僞殘餘，土匪被肅清，又在自衛戰爭中，使反動派受到斃傷一萬五千人，俘虜七千人，美國長短槍五〇〇〇枝，輕機槍五一〇挺，重機槍九六挺，

六〇式砲四五〇門，衝鋒機六〇〇挺，火箭砲，戰防砲，鋼砲，山砲，迫擊砲六〇門，彈藥二百萬發，美國汽車一百餘輛之損失，而且軍事上的優勢，愈下去愈會上升。

「和平是確定的前途。」在陽光照到桌邊，林彪將軍，用高亢興奮的聲音，確定的說：「但必需使這些反動派不能再進攻，人民可以確信，可以有把握使他們不能把戰爭發展下去。現在我們主張停戰，但是要認識，反動派只要能打，他一定要打下去，不過他在人民面前將會不斷失敗，想來東北實行獨裁專制是不可能的。愈下的，羣衆就會愈發動起來，這是根本問題，部隊如果離開羣衆就丟去了靈魂，一結合起來情緒就會上長。反動派恰恰是相反的。一逢到羣衆這一個問題，軍隊會生很大變化的。」

當我訪問林彪將軍之後，在前方的最後一天，我得到消息，一個黎明，從新一軍陣地上，有兩個士兵倒錯了槍往這面走來。……

英雄的四平街保衛戰

激戰

記者整日穿行大平原，到達前方，四平街的保衛戰已進至第十五日了。

半年以來，在中國展開了光明與黑暗，摧殘人民與人民的自衛的鬭爭，在這驚天動地的十五日保衛四平街之戰果，寫下了人民最英雄的一頁。十五天以來，這一塊土地，無時不在鐵與血的爆炸之中，那些帶着逼人的兇焰而來的美械裝備之新一軍，曾經以兩小時三千五百發砲彈（每分鐘二十五發）的火力猛攻，但他們被阻止住，光榮的四平街第一線頑強不屈，絲毫未動。它如同一塊石碼上寫「守住！」

四平街在兩條鐵路交叉的一個十字口上，是一個有十幾萬人口的城，公允的說，這裏不是什麼稀奇、險要的地方。附近只有一二處二〇米高的高地，沒有樹林，面前有一條小小的河流。反動派的軍

隊從南面，西南，同時也從西北面的一部份同時向這個城攻擊。

砲聲，從三十里外就聽到了，戰士們匍匐在他們低矮的地堡裏頭，震聾耳朵，執行任務。

當他們第一次走下這些地堡，十連的連長，政治指導員和一排排長向大家宣誓：

「我誓死堅守，死了也要把屍身擋着敵人。」

最嚴重，緊張的第一天打響以後，突然，——由一個連擴大到一個營，由一個營擴大到一個團，這話成爲大家的話。他們在熾烈的砲火之下，緘密的把它記錄下來，寫成信，寄給他們敬愛而信賴的指揮者林彪總司令那裏去。在春風和春雨的變幻之中，四平火線，日以繼夜是響成一片的砲火。戰士們白天從地堡裏射擊，夜晚偶一閒斷的時候，就修築起堡壘來。有一處防線上，有一個地堡是一個班的重機槍陣地，在工事裏面的右壁上寫着「射手正確瞄準」，左壁上寫着，「不怕犧牲流血」，裏面是編有號碼鋪設草袋的彈藥手和射手的位置。我可以這樣相信，我們的戰士對於他的地堡，有着很深的感情。在一次激戰當中，有一個班最後只剩下二個人，——班長范金合和戰士王景春，他倆下了最大決心，班長說：「咱們倆在，就不能叫陣地丟了，手榴彈準備好，上來就打他！」果然，反動派一個連，在這陣地前衝了三次，都被打退了，他們堅持了一日一夜，天明以後，新的部隊來換他們下去休息，他們對他們親愛的陣地是那樣戀戀不捨了。

我了解，我想找到一個答案，這英雄的來源在那裏？

前兩天，一個乾燥發熱的黃昏，我在滿街塵土的街路上，遇到一羣從四平下來的擔架隊，我跟其中一個姓張的，住四平三馬路作皮匠的年青人談起來，他熱誠的告訴我：

『同志！國民黨進不來了，開頭說三天，不進來就不吃飯，可是後來又說一個星期，現在又聽說大概一個月了。同志！』他是一個十分幽默有趣的人，但他的樂觀來自這十五天的鐵與血的實際。我問他：『爲什麼？』他簡單的回答：『飛機大砲把四平炸平，人家不動，也沒用呀！』他的話打動我，我不禁說得我覺得他太辛苦了的意思，他却不以爲然的打斷我：『同志們爲了誰呢？』

無窮力量的來源

四平的羣衆，不是戰爭的愛好者，他們是和平的盼望者，這一點是鐵的事實。就在戰爭前夕，他們中間還有兩萬家長代表十萬市民簽名要求和平，想送給瀋陽的執行小組，可是和平乞求無望了，他們聽說『胡子』又要來了（他們憎恨國民黨反動派部隊，是他們寫信把民主聯軍找來的），他們沉默而堅毅的走到民主聯軍戰士的身旁，擡起工事來了，這樣做的有七千人，但是他們心中懸慮着：這樣的弟兄，頂得住猴子隊（他們管那些美軍服裝，戴毛帽子的新一軍叫猴子隊）嗎？——火光閃爍，一

陣砲火排山倒海襲來，我們區政府的幹部站在瞭望哨上，用鉛筆一道道劃着，記不下那緊密的砲聲。大家耽心着第一線，眼看着兩個通信員往前跑，跑不過去，伏倒地下了。半小時後，一個電話從第一線打來，連長的口音：

「陣地很好，只傷一人，人在堡在，請首長放心！」

這時，老百姓笑得裂開了嘴。現在他們每天聽到砲聲，很高興，他們對部隊同志說：

「我們聽着高興，你們打得好。」

一天夕陽西沉的時候，敵方火力沉寂了，忽然鐵路東三個區的老百姓擁擠擠跑到區政府來，跟區長說：「前方同志爲我們百姓流血犧牲，我們準備些餅乾雞蛋，去慰問同志們。」區長說目標太大，怕受損失，可是誰也不肯，後來想個辦法，就是選舉代表，他們走到火線上，戰士從工事裏伸出頭來說：「爲了東北的和平、民主，這算不了什麼！」

在艱難的日子裏，由於血流在一起，部隊和人民，在四平造成鋼一樣的結合。

現在，白天，家家戶戶都在家裏，他們在院裏掃了地窟，晚間在窗上遮了黑布，不讓電燈光露出一絲。四平到今天爲止：電燈、自來水，沒有一刻鐘的間斷，電線天天給砲火炸斷，市政府領導一部份工人，每天把它修好，日夜有汽車在街上巡邏，大街上到處是沙袋堆的工事。

十五日以來，每天有個時間，反動派把砲口從火線轉向市區，轟擊市民。這下面是一個統計：

第一區，死二十四人，傷五五人，毀房十五間。第二區，死八人，傷三十二人，毀房十四間。第三區，死四人，傷十七人，四十家房屋被毀平。第四區，死十二人，傷二十六人，毀房一〇〇間。第五區，死七人，傷十三人，毀房五〇間。第六區，傷七人，毀房十四間。

這個犧牲損失的數字，引起的不是恐懼，而是憤怒的火焰。

一個老年人被彈片傷了膝蓋，打入骨中，送進醫院，晚上區長和共產黨區委書記來看他，還帶了鵝蛋告訴他，他分到了十畝敵偽土地，這老年人說：

「從沒見過，我們老百姓掛了彩，跟同志們一樣，這不說，區長還來看我！我五十八歲了，沒見過這樣好的軍隊，我這一輩子總算看見好人了。」

市政府在戰爭中成爲人民的首腦和媳婦。市民房屋炸毀者，政府立刻調劑公共建築給他們，負傷者，政府送進醫院，每天三十五元（四平物價高粱米二元餘一斤）菜金，家庭生活困難者發高粱，給砲火轟死者，政府買棺木入殮，掩埋，還撫恤家庭一〇〇〇元，一百斤高粱和一個長期撫恤證。現在爲了解決大家的菜，各區都組織了戰時合作社，用大豆、生豆芽、製豆腐，區幹部調查全市各商店儲蓄之鹽、油，徵得商人同意，代爲賣給需要的人家，把賣得的錢再轉給商店。在這完全組織起來的戰

爭的城裏，出版有兩種報紙：一種是給部隊看的油印報『戰爭四平』，另一種是給老百姓看的鉛印報『新聞簡訊』，後一種報銷有三千份。這些報都是一個人編。報紙由於老百姓不便在砲火中外出，都是經過區幹部送到門縫裏面去，這些英勇的工作者，常常是幾夜不睡眠，他們興奮着，爲了一個總的任務，總的希望。——戰爭爲了人民，人民爲了戰爭，血在一齊搏動着。四平的人說：

『打吧！——讓他們看得見，進不來。』

俘虜說：『我們過來了』

在我所訪問的俘虜當中，我發現他們喜歡說：『從什麼時候我就過來了，』或者：『從什麼時候我放下了槍。』

一次，在野戰政治工作部門裏開了個俘虜座談會，一個青年排長說：

『抗戰開始，我爲了挽救國家危亡，我家裏相當富裕，是父母讓我當兵的嗎？不是，是我自己一腔熱血。沒想到現在如此打內戰……』說着他哭了。這時一個營長叫郭朝升，河南清化縣人，得了瘧疾，突然帶了滿頭汗珠站立起來，大聲說：『報告主席！我今天如大夢初醒，知道過去做錯了，我知道內戰責任不在共產黨，是在那些反動派。』這時他與奮得汗珠淋漓滿臉，握拳高呼：『擁護解放』

東北有功的八路軍！』激動得全體紛紛落淚。他的病沒有好，他誠摯的說：『我知道我參加共產黨條件還不够，我願進一步了解，希望將來做一個共產黨員。』戰爭需要行動的工夫，送他到後方醫院休養，他不願意，他說：『死也要跟着走。』經過解釋，他哭了，含着淚走向後方醫院去休養了。

從黑暗到光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反動派想過各種方法使他的士兵變得愚蠢。

新一軍是那樣自大、狂妄，搖搖擺擺到東北來。但是有一個問題，他們是無法解決的，就是在戰爭一接觸之後，他們無法再保存他們的欺騙，士兵知道對方不是『土匪』——因為世界上沒有任何地方有這樣『土匪』，他們不是反動派所宣傳的凶殘、狠惡，俘虜沒有遭到活埋或剝皮，而是溫暖。在四平街戰爭的十五天內，士兵的情緒在作顯著的變化：一方面是下降、動搖，一方面是上升、堅定。新一軍的士兵開始把民主聯軍的傳單秘密藏在貼身的口袋裏，開始在火線上悄悄聽着出自我們地堡的讀報紙的聲音。

我到前方，就看到，一輛大車送十幾個俘虜回去，他們無論官兵，每人得到香煙、路費。

不久以前，在金山堡，反動派遭受了打擊，他們把二百多傷兵丟在陣地上沒人管，他們只有在地上哀呼呻吟，後來，民主聯軍的同志們把他們用擔架抬到舖滿稻草的屋內，上藥，餵飯，兩天之後十幾輛大車把他們送了回去。——這使七十一軍的無數士兵明白了，一切的造謠與誣蔑在事實的真理面

前，永遠只有一條路，就是毀滅、破產。

我四日乘火車回來，同車就有三個穿着灰色美軍服裝的砲手，他們告訴我：「我們不贊成打內戰。」這就是切。

四平街·英雄的人們永遠留在我的記憶裏面。——當我從車箱上望着兩邊無際的東北豐饒的原野的時候，我深深相信，四平街在爲整個東北的和平民主而用胸膛抵住火砲與毒箭，四平街不是孤單的，全東北人民會把手伸向你，眼睛望着你，也會把力量集中向你。四平街不止爲了東北，也爲了中國，民主與反民主的鬭爭，光明的前途，在這重要的時間內向前發展着。

（五月五日，長春）

一九四六 冬季

西線行

一、人民與戰爭

記者經過漫長的西滿交通線，走向前方。這正是蔣介石在他偽裝的「停戰令」後兩小時就從茂林方向向西滿解放區進攻的時候，——這個前哨戰，預示着又一次向東北人民的挑戰……我沿途處處看到一種東北人民自衛動員的熱情。一週之前，松花江在一夜嚴寒後封凍起來了，我在江邊一家撈青戶王家破舊的草房裏過宿，早晨天尚未明，主人在灶前燒火，在火光中，四十六歲的左爾欽農民馬雲倉和我談起，他原來是抬擔架送傷員到大賚縣去，完成任務，連夜折回趕在朋友家借宿，準備天一亮就回家去的。談到傷員的功夫，他突然望了我一眼，說：「……在街上我把我拾的同志放下，我看了看，去買了兩枝香煙給同志抽，……下晚我又買了些乾糧給他吃，……」

他談得平淡，笑得也平淡，但他的形象却引起我一種可驚的感動，這正是東北人民從長期黑暗中

走出的新姿態。這使我記起那天在前郭旗所見的事實：黃昏，從伏龍泉火線上下來的一批傷員進了街。前郭旗街上設有八處傷兵暫留所，我訪問天豐客棧的一處，那裏有十個小孩子，都是兒童團團員，其中一個胖胖紅臉的叫隋聯璧是小組長，他們在照護傷兵。這一天一夜，八處暫留所的兒童團員都沒闔眼。一個十三歲的孩子，爲了給一個重傷號喝熱開水，那樣寒冷的夜晚滿臉是汗，從我身邊跑過，一個小孩子伸手給傷員輕輕揩臉，傷員感謝的微笑着充滿忍受苦痛的表情，不想在孩子面前呻吟。暫留所裏，有一個婦女會員在給戰士洗血衣。在炕鋪一角堆着十捲行李，我問隋聯璧：『你夜晚不回家，母親放心嗎？』『母親叫我來。』——就在這時間，門外發生一陣騷亂，原來一個在街上駐紮過的傷員，在昏暗的光線下，給羣衆發現圍上了。傷員在講述戰場情形，人們眼裏發出憤恨的眼光，——一個老太太端着剛煮好的準備吃晚飯的餃子走來。……

我的任務不是過早下任何判斷，但我確實看到東北同胞在作着這種事，正如同不久前一個負傷戰士在大賽車站告訴我：他們到了一個村莊，——那裏沒有新奇的口號或標語，只幾個小學生冒着冷風，一人塞到他們手裏一顆熱烘烘的雞蛋，他們一接到都哭了，他說：『不能不感動。』在洮北動員民伕時，大家苦於沒有冬衣，一個老頭突然把棉襖一脫說：『我老了，不能去——棉襖你們穿上。』在嚴寒中，他自己光身跑回家去。

我乘着美國十輪卡車在郭爾羅斯草原上前進，我望見大路上千百羣衆，大車帶着灰塵絡繹不絕。我曾經在他們中間尋找着一個鮮明的答案——這答案當然是關於目前戰爭和人民動員的。以下是尋找的結果：一個說：『八路軍分了土地，現在是我們報効的時候了！』有的說：『八路軍是爲老百姓打天下！……』熱情的泉源在羣衆中，熱情的泉源是不盡的，十四年的嚴寒凍不住封不起，現在是噴射，傾洩的時候了，乾安縣半日之間送齊了全縣公糧，家家戶戶連宵打場，一輛大車陷在冰泡子裏，兩夜拉出來，在零下二〇度寒冷中還是往前送，十萬斤糧米送到了前郭旗。十一月十六日，我坐在前郭旗政府，走進來一個短小精悍披老羊皮的農民，他說他叫姜永和，是吉拉圖一個區的翻身會（農民如此稱自己的農會）長，他臂纏紅布臂章，——就是他們的吉拉圖，半夜送去信，天沒亮，鷄沒叫，四十輛大車一個不少到達指定地點。

東北天寒地凍，傳說中的關東人是豪爽而熱情的，但是羣衆沒有任何神秘，他們是真正實際主義者，他們眼睛看着世界，他們認識到那裏說到那裏，京白線上的老百姓說：『我們是裏八路，你們關裏來的是外八路，沒有裏八路，外八路站不住脚，沒有外八路，裏八路翻不了身。』還需要添加什麼玄奧的語句，眩惑的言詞嗎？這不是最確當說清人民的熱情是怎麼一回事嗎？記者是第二次走上東北戰場，我體會到，在這半年時間裏，與四平作戰時有了顯著不同的羣衆條件，人民在獲得土地過程中，

有了變化。關於這一點，我願意再報導一點事實：乾安縣藍子區，羣衆運動發展較遲，五月間分了土地，把窩主的牲口也分了。一個分到一隻牛的農民跑去問農會會長：『牲口算不算咱們的？』會長沉吟了一下回答：『還不能說，你先喂着吧。』後來他要上縣開會，那個農民又來問：『聽說你去縣開會，牲口算不算咱們的？』他說：『等一等，縣上回來再看。』在縣上開了農工大會，會上決定各區都抽幹部幫助藍子區翻身，不久部隊把胡子肅清，那個農民又來問，這次農會會長肯定回答：『現在沒問題，算了。』那個農民沒有響，會長立刻出一個主意：不信，殺一隻看看。農民們合計一番果然殺了一隻，看看，地主也果然沒有表示，他們快樂的相信，這真是自己的了。這是千萬件翻身運動中一個很冷僻的例子，但是誰要不注意這個實際發展的過程，誰就會忽略了現在同春天的變更，爲什麼羣衆積極起來，——而且明白爲了什麼。馬雲倉那天還告訴我什麼沒有？還有，那就是他在左爾欽分了一垧半地，一匹馬，十石高粱，一間半房屋。他放下煙袋，伸出手指，和我計算着：明年秋收後他可以剩餘五石糧。這個半年之前的榜青戶就能够添上兩套新棉衣。

（十二月十日，齊齊哈爾）

二、蔣佔區的苦難

哈拉海是邊沿地區的前哨，往東就是伊通河流域了。記者從此開始進入蔣佔區，一直到距德惠城垣二〇里地的一個小村莊××屯，並且在農民劉國保廂房裏夜話深宵，聽他們申訴衷曲。災劫的悲苦充滿這些日月，劉國保耳朵有點聾了，他坐在炕沿上，兩眼遲鈍的望着燈光，一隻手伸進糧食囤撥弄着高糧米。他的兒媳婦却搶着告訴我：『老爺子急出病來了！』『你們這裏住過中央胡子嗎！』『怎麼沒來呀，自從春天你們走了以後，這裏就變成胡子窠了，來了就要小雞要雞蛋，……那天問我要，櫃裏擺着四個，可是吓得我什麼都忘了，問我什麼都是搖頭，他一掀櫃，把四個雞蛋抓起朝我臉上摔來，要不是閃得快，眼睛也瞎了，不管是牆是地，』她指着我身旁泥壁說：『敲一敲，就拿鋤頭掘開，硬說你藏了東西，他們什麼都搶，銅鑲首飾，連婦道的綉花鞋都拿走，你看看我們炕上那裏還有一片棉被，身上那裏還有棉衣。』這時她眼上閃着恐懼與憤恨，轉向火炕頭上坐着的老太太喊：『姑啊！你們那裏也是一樣？』她似乎要找到一種證明，這時我看到老太太把煙袋從嘴邊取下說：『你看老潘頭兒媳婦，窮得那裏還穿得上，胡子來了她轉思總不會從婦道身上往下扒，把一件士林布大衫穿在裏

頭，把花旗布的套在外邊……誰知胡子搶了她包裹，她一追，胡子就瞧見士林布大褂，一馬棒打下來，我一抱她，就打了我，老潘頭氣的說：你們還是中央軍，連婦道也欺負了，好挨了一陣馬棒，到底把大衫扒走了……」劉國保突然笑了笑說：「他們就是怕民主聯軍，一面打我們一面說：你們老百姓心眼都向着八路軍，你們去叫他們來吧！……春天，你們走了，這幾個月功夫，地捐就收了我兩回，一回二〇圓，一回三〇圓，一輛大車還要繳六〇斤大豆，六〇捆柴草。」他兒媳婦顯得特別快樂說：「民主聯軍前些天可真來了，他們喊着：『來了！來了！』就沒命的跑，同志們就追！就在草垛那面一個同志打死一個胡子，還一面打他嘴巴一面罵：『瞧你還要小雞吃不！樂得我們拍着手笑。』當她笑的時候我還發現她回想起來難免的恐怖與顫慄。」

進入蔣佔區數日，我看見反動派在這裏製造的災害已經有多麼嚴重，人民的臉上除了恐懼就是悲痛，同時也就在這一條邊緣線上，一道分水嶺，清楚的劃分着：民主聯軍是打胡子的，中央軍是養胡子的，「你沒看見胡子都是往東面跑嗎？」這個結論似的兩句話是二道溝的老頭親口跟我講的。糜老頭吃過中央胡子的麪，一回在屯外拉莊稼，別人叫他看着胡子——他說：「我也不認識誰是胡子，一下五個來到跟前，便把我五匹馬拉走了。」頂有趣是在高家店作戰時候，民主聯軍繳獲一部份文件，中間有一份可以說是一篇供詞，那是東北政治委員會議上，萬委員（福林）的一個提案：「頃有鄉人來

自農村，據稱已收復各縣。民間盛傳當局招收土匪編練成軍，於是狡狴之徒，到處招攬，凡能持械入夥，量其率領人數及器械多寡，俱以頭銜，如某團團長，某某營長等名稱，……」此點，滕老頭講得好：這就是『東洋隊』（偽軍、土匪）投降了『南洋隊』（蔣介石），沿着哈拉海到高家店一線調查下來，我可以斷言：僅僅在一年當中，蔣介石惡政府不得不依靠穿着軍衣的土匪來統治東北人民了，而自己打自己嘴巴，揭穿所謂到東北來是打土匪的欺騙，因為他在沒落的途中，不得不選擇了這樣的夥伴。今天，蔣介石在東北政治上嚴重的失敗，正是在羣衆頭腦中：蔣日，蔣匪同等這一概念，是再清楚沒有的了。東北暫編獨立騎兵第三團，在高家店就勒索糧草、鞋、菜蔬無數，高家店區政府爲了這種搶劫而發下公文給各屯說：『查軍需糧草一項實爲行軍之命脈，一日不可缺者，後奉軍令一再督促，如各屯再不送時，定依軍法論罪。』東北保安長官司令部保安第四支隊在哈拉海，董團長搶了兩個姑娘，一個古連長從附近村莊搶一個十幾歲的姑娘，在哈拉海街上一個馮某過路，窺困住了，就給王連長當差，他有一個十六歲的妹妹給強佔帶走了。這裏，我記起最近的一條新聞：蔣介石派岡村寧次當聯絡官，大批日本軍官訓練蔣軍，誰如果對這還有一點懷疑的話，我願意再披露一段材料，證明蔣日僞一丘之貉的無恥現狀，這是杜聿明司令長官部的文件：『前僞滿軍軍官經甄審後，優秀而有正式出身，合於服役規定者編入本部軍官大隊……士兵編入補充團，老弱殘廢者送榮譽軍人管理處。』

請問這是誰的『榮譽』呢？而對於真正解放了的東北同胞呢？靠山屯一帶把八個農會的人活活釘死在牆壁上，程家窩舖的農會主任劉滋牙子，被擄到農安城裏去殺了，……他們管這叫『殺窮頭』，血滲透了東北土地。

第一巨大恐怖籠罩在蔣佔區，就是抓壯丁，根據在劉家屯調查，僅此三十戶左右小屯，被徵者已二十餘，自七月至現在，已抽走三批，他們對我說：『如果不是民主聯軍來，從現在到明年春天要抽九批，就把我們抽走了。』下面是高家店國民黨區政府調查三個屯壯丁分配數量及檢查日期的一張表格：

屯名	額數	到鄉檢查日期	赴縣受檢日期
高家店保	二五	十月二六	十月二七
于家園子保	十三		
萬盛發保	二五		

這表上附有一項說明是這樣寫的：『由保長親自率領來鄉，並壯丁得携代五家連坐手印及戶長手印。這一個說明，讀者一看自可了然。特別是：凡過去在『滿洲國』當國兵者一律繼續服役，——這比百斯篤還可怕的災疫流傳在蔣佔區各地，現在每次都有成羣成隊的人在押送途中逃亡，『石壕吏』的悲劇正普遍在各地演出，一列火車押送壯丁往山海關內開去的時候，人們從火車上跳下來，有的跌斷腿骨，有是當場斃命，……劉家屯的鄧山東對我說：『這比滿洲國還可怕，滿洲國滿二十年頭才上

國兵，三年退伍，可是國民黨從十八歲到四五十歲的都要，還永遠也沒有退伍日期！」他說這話的時候，含着無限的創痛悲苦，望着我。我問：「爲什麼不在沒抽上時就跑呢？」他說：「滿洲國的警佐特務都投了南洋，他們把底子都帶去了，——花名冊在他們手裏，你跑到那裏去呢！」可是當我從郭爾羅斯往東初入蔣佔區，十一月二十三日黃昏，黃家堡子附近，大批逃跑的農民趕着馬匹歸來了。潘家屯的潘希玉請人替寫信，他說：「教我兒子回來吧，——你寫上：何區長回來了！」我在高家店看到何區長，長春撤退後他在這一帶打了半年游擊，他拉着別人手說：「我說過，我不會離開你們三〇里，現在我回來了！」

十一月二十七日，我在高家店參加牌長會議，一個老鄉來此區政府寫介紹信，因爲他聽說民主聯軍解放了靠山屯，而他知道靠山屯的保安隊正是從高家店跑去的，現在他就去把搶走的大車拉回來。在解放靠山屯戰鬪中，新一軍整個連一點也不光彩的當了俘虜了，保安隊捉到的更多，其中有幾個人從一開始就把槍丟在地下，戰鬪結束後，民主聯軍從溝裏搜索到他們喝令繳槍，他們說，「早繳了！早繳了！」檢查了那些槍確是一彈未發。在這戰爭的紛擾中我又發現了一個新奇問題，原來不少的保安隊沒有褲子，是用條棉被像小娃娃尿布似的裹起兩腿，外面罩上條單褲，我真不禁大笑，這就是杜聿明將軍的「北極服裝」嗎？實際是劉國保兒媳家的棉被，被我在北尋獲而已。

將胡匪消滅在大森林裏

記者在佳木斯訪問連山森林雪山剿匪前線勝利歸來的賀晉年將軍。

賀將軍是著名的創造陝甘寧邊區英雄之一，他笑着，但是在他的濃眉下時時閃耀着堅毅的光芒。這次，正是由於他數月之久在最艱苦情況下，親自指揮——從追擊到搜山，依蘭一戰成爲勝利信號，隨後二十餘日內，造成消滅謝文東，李華堂，張黑子，車理珩，吳長江，噲殿昌等，全面澈底粉碎蔣記胡匪的奇跡。

『開始這是誰也不相信的事』，他說『那時他們活動範圍很大，十分猖獗，遍於松江，合江，牡丹江三省，我們各處作戰不能得到有力的結果。

『我八月到這裏，十月初就出發了』。

當他到了太平鎮，就得到李華堂、楊青海攻入依蘭城的消息，周圍情況緊急，他就趕到了依蘭，從這裏開始追蹤胡匪，他們渡牡丹江，秋天風浪巨大，一隻船翻了，一個人犧牲在江裏，他還是堅決

渡過，急向三道通前進。賀將軍帶了一部分騎兵在前頭猛進，到了五道河子，一進屯他就感覺形勢不對，很快發現胡匪剛走出不遠，他說：『上馬』，追了三里，果然發現李華堂的匪部，到了大山根下，莽無邊際的森林覆蓋着大山溝，有人在這山林面前遲疑了。賀將軍說：

『山裏爲什麼不敢進？李華堂敢進我們不敢進？』

剛進去裏面黑暗得看不見一點光線，一下中了李華堂伏擊，子彈呼呼打來，馬蹶起來，他跳下馬，指揮部隊硬拿下『卡子』（埋伏之地），進山剿滅了一處秘營。

前面，又一次埋擊等候着他。那時他跟踪追擊，李華堂又狡猾的竄向江東，在子爾拉子包圍着我們從牡丹江來的一個營。又到了江口，沒一隻船，決心從一處涉渡，——看看太陽已落，江水變成黑色，急流洶湧，水淹到馬背上來，他的馬病了，看看掙扎不動了，一躍却上了對岸。天沒亮，他聽見山中槍砲聲甚急。誰料李華堂一股插到牡丹江那一營陣地後方來，放了一個『卡子』打我們增援部隊。十月三十日上午十一時半，賀將軍正迅速前進，到一條隘路，一邊是江，一邊是懸岩峭壁，機槍突然直朝他打來，他坐到一塊石頭後面不走了，隊伍從山上抄到『卡子』後頭打了下來，這樣李華堂又逃跑了。

追了一夜，到蓮花泡，進了大溝——寂寂荒山只一個老人在打皮子，——這時他們已經是時時撥

踪追趕，現在追還是不追呢？賀將軍在這關頭上又駁斥了主張休息和主張走大路的人。賀將軍對我說：

「那時我拿定方針是跟上踪就不放開，到一定村莊，估計胡匪要休息，吃飯，就奔襲，這樣幾次就差不多了。」

面前的莫來氣溝，一趙七十里是草甸子，森林，大山，天黑得已經看不見了，——老百姓說這條路黑夜是誰也走不過去的。賀司令回頭問一個面色遲疑的人：

「你到牡丹江來幹什麼？」

「打胡子。」

「那麼，你把胡子趕跑就算完成任務了嗎？」

這樣他鼓舞了全軍的勇氣，走進深溝。草甸子表面看是草地，踩下去却是很深泥水，這一夜戰士腳上的鞋都拔光了，腳破了用套腿包上。夜晚開始凍冰了，冷得很。賀將軍一夜換了兩雙鞋都濕透了，他不知跌了多少次交，把手槍失落了，皮大衣浸濕，袖子凍成堅硬的鐵筒似的，他就把他脫了，再走。黎明，爬着很險陡的大鍋盔山嶺，森林下積着厚厚的樹葉，一落霜，腳沾上去滑得很。他右胳膊上掛着一匹馬，好容易一步一跌到了半山，突然一下滑落下來，一直滾到山脚，馬跌死了，他落到

尋路前進的譚副旅面前。

譚問：『誰？』

賀將軍坐起來：『我嘛，是誰？』

疲勞、饑餓、寒冷、翻山，他說：『這時我們是一點勁不能鬆，——一鬆全軍就鬆下來了』。終於爬過了山。一出森林天剛亮，正是十一月一日，他跑在前面一看踪跡，——半人高的草踩得平平的，一手捏起馬糞，表面上一層薄冰，揉碎裏面是濕的，這說明落地不久，他興奮的跳起來：『咱們一夜罪沒白受，——追上了！』他脖子上掛着望遠鏡，在前面召集團級幹部研究了一下，發現了更新的腳印，他自己帶幾個人往前走，順山溝一轉，對面山頂上，一個五六家的小村，正是寒春河。從望遠鏡中看見莊後山上胡匪放了三個哨。這時情緒緊張極了，太陽剛剛要出來，槍一響，胡匪嚇得不敢戀戰拚命逃竄了。賀將軍集合了騎兵狂追，胡子不敢走路就是往樹林裏鑽，有人在馬上微微失望的說：『剛才最好的機會了』。賀將軍馬上說：『不，更好機會還在後面』。這時狡猾的李華堂絞盡腦汁擺脫追兵，他們，無數人橫着亂走，這樣讓你找不到一根踪像一根線一般清楚，可是更機警的賀將軍不管你多亂，就跟其中一個踪，他的理由是：『這個踪總歸要歸到一齊去，一下又追到了江邊。李華堂一個人藏起來，匪部飯也不吃又渡江了。追擊者夜間十二點鐘到了江邊，平明時渡江，這時江開始結凍，

冷得透骨，有二三人落水出來以後，筋展不開，變成了殘廢，這樣又到了江西，開始包圍了整個大山林，開始搜山，一搜搜出一個胡子說是謝文東的。

賀將軍說：『我在打李華堂，怎麼又出了個謝文東啊！』

原來謝文東從一面坡轉來，知道賀將軍在江西追剿，想躲避開到了這邊，不料李華堂主力也鑽進這山林來。

『好啊！——讓你們同歸於盡吧！』

在這樣的決心下，堅決包圍了山林。許多老百姓知道剿匪是爲了他們的太平日子，紛紛奮勇和部隊一齊去搜山，羣衆幫助軍隊運送飯鍋，糧食到密密深山裏去。我問賀將軍這決心的來源，他笑了笑答：『我的決心，由於有羣衆，由於我有乾乾淨淨消滅及捉到胡子頭的信心。』在山林中日夜夜搜索十餘日之間，胡匪紛紛投降，大部分消滅了，這時我們又十分容易滿足了，旅團師長捉了一大堆，稍一放鬆就完了。賀將軍這時就提出：『如果消滅了胡子而沒捉到謝文東，任務只能算完成百分之五十，如果消滅胡子還不澈底而捉到謝文東，就算百分之百，——勝利快到了，不要讓罪白受了，毛主席說我們面前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最後再堅持幾天吧！』於是他又散開部隊搜山。就在這最後幾天內，十一月二十一日，最後的活捉了謝文東。把謝文東送到三道通向老百姓說：『這是不是老謝？』

老百姓歡呼着：『是呀，神也做不到的事，你們也做到了。』

這一個勝利馬上傳播各處，以後二十日，在刁翎，林口之間，李華堂被追擊，他一個人騎馬逃逸，兩個騎兵追逐，被他槍擊負傷，負傷的通訊員從地面上射擊，又把他打傷，這樣捉到了李華堂。這時賀將軍又出現在佳木斯以東的集賢、寶清，在那兒完達山脈森林裏打死了噶殿昌，另一個團在他指揮下從集賢追擊，逾過松花江向北，一直到蘿山，一千餘里，馬不停蹄，最後胡子實在支持不了，連人帶馬都喘不過氣，便消滅在蘿北冰冷的草甸子裏了，在湯原把香纒生埋葬在伊春川森林裏，……這一個冬季，勝利消息不斷的傳到佳木斯。李華堂、謝文東都是蔣介石特務機關有計劃的從長春秘密派遣到東北解放區來的，這次殲滅這羣胡匪的時候，由李、謝兩處各俘獲一個國民黨派來的委員。他們就是要進行一種陰謀，從解放區內部來摧毀解放區人民翻身的事業，但是蔣介石的『第二條戰線』永遠被埋葬了，人民動手粉碎了這個陰謀。記者訪問賀將軍，是他由於長期的勞瘁，正臥病牀上的時候，但他談得很興奮，在他的樓窗外正過着一隊一隊在春節中扮演的秧歌隊，舞着唱着，舞着人民的翻身，唱着人民的太平日子。……

一九四七
春季

王曰才攻進望河鋪

望河鋪是德惠車站以東，飲馬河邊上一個村落。因為敵人司令部就在車站上，——誰控制這一村落，便成爲外圍作戰的焦點。同時，望河鋪處在飲馬河沖激處的二〇尺之高岸上，地堡工事星羅棋佈了四五層，幾乎造成一個不可撲滅的死角，但終於被我五〇部隊的戰士王曰才所摧毀了。

二月廿八日上午十時，順着六〇〇米達高地開始第一次衝鋒。敵人利用望河鋪前頭一片突出的隴崗，密集火力，把我軍衝鋒必經的開濶地造成一片火海，這樣第一次衝鋒停滯在那裏了。當時二班擔任突擊隊，王曰才在二梯隊裏。重機槍組前進到距敵幾十米達處一個墳頂，勇猛掩護衝鋒，結果三人中間兩人掛彩，——一支重機槍孤零零丟在那墳頂上了，……指導員急促的指了一下問：「誰去搶下來？」這時面前子彈一顆接着一顆爆炸，硝煙一團一團在陽光下閃爍，王曰才應聲：「我去。」指導員考慮一個人去太危險，他堅決的說：「怕什麼，我們八路軍能把武裝丟了嗎！」就把手裏步槍一扔，上去了。敵人一發現他，就一梭子子彈對準他猛射過來，可是他利用幾個小墳地躍進到了墳前。

掩護他的輕機槍突然壞了，頭上只聽到敵人子彈磁溜溜響，他只能伸手把機槍從墳頂拉下，然後緊緊抱了順着地面滾下來。這時，又發現一個負傷同志倒在岩角火線上，王曰才又上去了，——負傷的是九連一個戰士，倒在那裏已經一日夜，身旁淌了一片血，王曰才把他拉到隱蔽地點措上，回到陣地後又第三次上去將負傷同志的槍拾了回來。敵人機槍一直叫囂，……突擊隊撤下來的時間到了，排長又給王曰才這一個組去掩護退却的任務，這一陣，他爬在墳頭上射擊了六十多發子彈。

下午兩點鐘，排砲從我們砲兵陣地上開始猛烈轟擊，整個地面都震顫起來了，——預示着決戰時間到來。三八連從一班、二班裏挑選出九個勇士組成新的突擊隊。排長王同志從行列裏把王曰才叫到跟前，把一支美式衝鋒槍遞到他手裏，王曰才沒接下，他要求給他十二顆手榴彈，他說：『我拿上八顆——再措上四顆就行了。』王同志按了一下衝鋒槍說：『你拿上吧！』……正在這時，從敵方射來一顆砲彈轟的在附近崩炸開來，一陣濃煙，剛指定的突擊隊班長韓長會掛彩了，——這次衝鋒是決定全局的關鍵，從排長到王曰才心裏都十分明白，這時排長叫了王曰才一聲，他把棉大衣下半截往腰裏一紮說：『我准管帶上去。』這天下午天氣晴暖，德惠外圍最激烈的一場惡戰開始了，——一進入火線，王曰才就跑到前頭，他沒忘記作戰前他在會議上講過的話：『下決心打仗不在人後面。』——指揮員告訴我，當時他從望遠鏡裏，看到在那開闊的平地上，有一個戰士機動而勇敢的，像一條

線一樣跑在最前面，敵人火力不但從正面，而且從各個側面地堡裏向他們狂掃，愈衝向前，火網愈密，——可是，看吧！四百米遠的平地過去了，他在跑；望河鋪前面那塊突出的隴崗繞過去了，他還在跑；一陣猛烈砲火中，王志同志突然倒下去犧牲了，後面跟進的人紛紛臥倒在地上，這時他下決心『爲同志們報仇』，自己出來帶頭，他還在跑。……

離望河鋪六〇米遠了，他爬了一下，又跳起來，右手端着衝鋒槍，左手掂着手榴彈，就在這一瞬間他突然奔到了望河鋪西南角上第一個地堡的跟前，他把手榴彈塞進去，地堡爆炸了，然後翻牆進了院子，這時望河鋪敵人全線『出水』了，從所有地堡裏跳出來，忽拉拉的沒命的順着岩邊向北面逃跑。王曰才一看這情景，立刻又往房後面追趕，恰好兩個敵人從院後工事裏跳出來，一個人見他上來，拿衝鋒槍朝他打了一梭子，他一下爬在牆腳躲過，看見另一個人正揩了一挺機槍逃跑，他就扔出一顆手榴彈，那人掛了彩，另一個慌了就把機槍摔壞在地上跑了。王曰才跑到東南角一間小房前又扔進一顆手榴彈，一個新一軍士兵就喪魂失魄的舉着兩手走出來了。在王曰才攻佔地堡，突入村莊之後，突擊隊跟着上來了，一個鐘頭時間，黃昏到了，敵人生命線的望河鋪便被攻佔了。守望河鋪的敵人是第一軍五〇師一四九團部隊結果遺棄在戰場上是無數屍體和幾大車砲彈，這中間僅僅六〇砲彈就一千多發，……王曰才押了他的俘虜走回來，把繳獲的衝鋒槍和輕機槍交給連長說：『給你——我把他打

死了！」然後又跑到戰場上去，戰鬥結束後，一個砲兵隊長說：「有一個戰士，——很會利用砲火掩護，勇敢而且動作靈活的前進。」五〇部隊的孫團長說：「如果不是他一人帶頭上去，我們未必能衝上去。」這講的就是王曰才。

王曰才是一個三〇歲的山東人，長方形臉孔，寬額，談話時總是微笑着，……過去偽滿時代，他在牡丹江炭礦作一個勞工，去年夏天才到五〇部隊裏來，望河舖還是他第一次正式和敵人作戰，但已經創造了優異的成績。從望河舖解決戰鬥之後，馬上從新編了隊伍，王曰才就作了班長了。

（三月十日，松花江岸上。）

郭家屯殲滅八八師戰記

一、從敵人心窠裏爆炸

夜晚，郭家屯外邊公路上，八八師汽車隊的電光照着他們步兵的幢幢人影……。突然，機槍在西面叫響了。三營像箭頭一樣插到這裏和公路平行了。猝然的遭遇，敵人一發現情況，就想佔領優勢陣地，展開火力。可是前面有槍響，是我們的機槍連，急佔了公路旁一個小屯。堵住敵人前進道路。八連走在公路南側，雖然與團部失去聯絡，未得到命令，但立即機動的先敵展開，猛力向公路上衝擊。子彈的光亮立刻在各處閃動起來。二排副排長薛延聰，聽到槍響，從後面往前跑，——我們佔領了公路南小莊。可是公路高地被敵人控制，而且一〇分鐘內，敵人向南面衝了三次，我們一排向公路上衝鋒受了挫折。情況緊急，混亂，嚴重。

「二排副排長，你趕緊組織幾個人衝上去！」

薛延聰往西瞥了一眼，嶺崗公路上，機槍火光突突的亮着，那是制高點，全線敵人火力集中點。一〇分鐘內，他組織好了。在他面前站了九個人，誰也看不清誰，可是誰都知道：二排副排長在這裏。他們熟悉他，他們的勇氣上升着。在薛延聰身上指着兩袋手雷（其中一袋是他自己的，一袋是在一四〇里急行軍中，他把年青的戰士張富林的拿了過來）。黑地裏，副連長——那個講話很嘖急的矮個子走過來，遞什麼給他。薛延聰一摸，是一袋手雷，他們誰也沒說什麼，可是他知道副連長記得他下決心時講的誓言，他心裏笑了一下，他堅毅的聲音響了：

『衝上去！』

八〇米達斜坡地，我們從下往上——迎面而來的子彈蝗蟲似的稠密，隊形疏散，飛跑的脚步，摸得出是黃豆地、平坦。最前頭的是薛延聰，他一招手喊：『同志們！——使點勁呀！堅決拿下公路。戰鬥時候，爲人民立功啊！』堅決、勇敢、速迅。五分鐘，一轉眼，他衝到了公路旁，現在他該密集火力來殺傷敵人了。一陣風，一陣手雷——他手中提的兩顆朝前面拋去。一條深溝邊（一輛馬車翻在那裏，馬作着死亡前的戰慄），他跳過去，猛吼：『佔領公路溝呀！』不能突破的被突破了。像經過一〇〇度高熱的溶鐵，人們從內到外都燃燒了。這時，在他背後，還有三個人影。敵人被這猛然、突然、迅雷一樣的打擊擊亂了，紛紛亂跑。向北、向東、向西——（東面一五〇米達，滿載彈藥的汽車隊停在

那裏，西面是敵人前哨部隊），他從中間一個楔子，插進敵人心裏。薛延聰突擊組是一把刀，薛延聰是光芒的刀尖，四個人突入敵陣，西面敵人聯絡東面汽車上的彈藥，必需經過他面前的公路，或公路北的平地。薛延聰兩腳跨過在哀呼的敵人傷兵……他知道決定的時間只是一剎那，他也不隱蔽了，他挺起胸脯，擲着手雷。溝裏塞滿死屍，還冒着帶熱的血味。胡景山爬在他腳下，不停的把蓋子揭下來，把手雷遞給他。他右手捏着兩顆手雷，左手勾着兩個環子，一拉，一隻手扔出兩顆，——五秒鐘，轟的炸了。三袋手雷光了，公路不再是活着的敵人的了。胡景山從地下撿起十幾顆敵人的手雷，又光了。這時，滿公路，滿嶺崗是敵人。北面的壓在公路深溝裏去了，西面的紛紛潰退了。可是，在薛延聰站着奔走着溝沿上，東，西，北三面機槍交插，緊密的往這裏掃，紅火光的子彈，嘶嘶的火星。

情況讓薛延聰不能一刻停止——勝利在召喚他。他覺得停止是危機，危機聯系着整個連，營，無邊際的人民生命與榮耀。他順着溝，向西，繼續的猛烈攻擊。他和胡景山（在他突破的地方，薛延聰命令羅玉普「你堅決守在這裏，監視着東面！」羅玉普爬在雪地上，端着槍，另一個戰士爬在他身旁掛了彩。）兩個人，往西追趕幾步，停下扔一陣手雷，追幾步，又停下扔一陣手雷，——他身材高，膀臂長，手掌大，一把兩顆（在前藍旗練兵時，他是扔過五三米達的優勝者），——從後面陣地上，

一個勇敢的同志給他送來三〇顆手雷，戰鬥繼續着，他第二次剛送上，又送上第三次來，……

「胡景山，手雷沒有了。」

停了一停，他沉靜的說：「你從死屍上扒一扒看有沒有？」

他不甘心停止，——他在這次作戰前下了決心，他說過：「如果我連有任務，我一定擔任突擊組，——我不要槍我只要三袋手雷。」

天矇矓亮了。胡景山在雪溝裏一扒，興奮的低低叫了一聲：「有。」可是死屍凍了，鐵一樣堅硬了，鐵也搬不動，但無論如何胡景山他扒得是很快的。

「你怎麼趕不上我啊！」

薛廷聰從胡景山手裏接過一隻匣槍，朝前打了三槍，——時間電流一樣，……主動的局勢在這時間裏形成了：敵人混亂了，被突破了，我們三營全營的佈置展開了，我們的勝利決定了。——在青色透明玻璃似的黎明光亮中，爲中國革命奮鬥的一個英雄，一個共產黨員，他那巨大而雄壯的身軀倒下。這時，從我們陣地上傳來一片緊密的槍聲，順着薛廷聰爆炸開來的這條道路，攻擊部隊繼續上來了。

二、六勇士

薛延聰倒下去以後，就在他留下的陣地上，從黑夜到白天，在複雜變化情況之下，出現了六勇士堅守陣地的事實。這六個勇士是張紀春、劉永清、何玉發、胡景山、王紫貴、丁立準。

張紀春接受的命令是『衝上去！』於是在密集火網下，組織全班人衝殺到了公路南的溝邊上。他們跳進溝裏，這時張紀春發現敵人遺棄在那裏的一門六〇砲，地上一堆砲彈，還有一枝重機槍。『要組織火力』，他可是沒有工夫，因為這時只有他和王紫貴佔領了公路溝陣地，背後的開闢地，隨即被敵人火網更兇猛的封鎖斷絕了。他們和敵人只隔一條公路，談話都聽得見。敵人瘋狂的企圖把這路打通，同時從北面有兩挺機槍專門封鎖張紀春所站的地方。就這工夫，何玉發和丁立準——抱着一挺機槍上來了，何玉發把機槍一按，往北猛掃。張紀春拉了機槍班副射手丁立準說：『你不是會打小砲（擲彈筒）嗎？』他指着倒在地下六〇砲，丁搖搖頭：『那能會！』『不要緊！』支起來！』可是張紀春也不會，他只看到過一次，他就試驗着放射。一砲、兩砲、……出去了，張紀春突然發現，敵人隔着公路往東爬了。他急忙放下六〇砲，讓丁立準去放射，他一手把一顆砲彈扔了過

去，又是誰也扔了一顆，敵人吵嚷起來：「八路打砲了！」又一次紛紛向西潰退。何玉發的機槍子彈打光了，張紀春說：「你準備着手雷，監視着北面！」他提了槍順着溝往西爬，在這裏他發現了劉永清。

劉永清是九連的。九連一個班衝鋒後只留下他一個，他正爬在溝裏往西射擊。張紀春一爬到他身邊說：「你沒把握，看我的！」

「你不行，……」劉永清手一動，一槍，西面一個人倒下去了。張紀春叫了一聲：「打得好！」

這時，他眼快，看見敵人朝這面豎起一門小砲。他緊靠着劉永清，瞄準一槍，那面，支小砲的砲手，栽爬下了。劉永清也喝彩了：「你這一槍打的好！」

天矇矓的要發亮了，深溝給凍雪塞住了，敵人剛才在這雪山掘了幾個坑穴，張紀春和劉永清就爬在這樣一個坑穴邊沿上，身子底下是狼籍的死屍和彩號與美國步槍，子彈。……始終在這條溝裏的胡景山先同劉永清會合了，這時爬在他倆後面，又做起扒子彈的工作來。王紫貴在溝邊上抬頭看了看，伸起腰，用勁扔了兩顆手雷，他叫了聲：「付排長！我掛花了。」張紀春叫他下去，他不肯下去，他爬到後面的坑穴裏去。敵人的槍榴彈嘶嘶的遲緩的飛過來，帶着嚇人的聲音爆炸起來，天放亮了，……

西面還有一挺輕機槍響。張紀春決心除去這威脅，伸頭瞄準了，——一、二、三、四、第五槍，他聽見那射手一震，他心裏想：「打着了。」機槍果然不響了。太陽出來了，劉永清問他：「咱們人怎麼還不衝呀！」張告訴他：「咱們只要堅守着這裏，咱們的人就能迂迴上去了。」「對，堅決守在這裏。咱們打在一堆，死在一處，死也死在這陣地上。」張紀春環視了一下給煙塵、血漿染滿了的何玉發、胡景山的面孔，他堅決的說：「同志們！這是爲人民立功的時候了！」勇氣和太陽同時照亮、通明。拂曉時候，九連已經佔領了東面的汽車隊，在張紀春陣地上，現在只有西、北兩面威脅了。誰知子彈在這時打光了。何玉發從口袋裏掏出小刀，把玉紫貴身上的子彈袋切斷，把子彈送上來。打了兩個鐘頭，又光了。這時劉永清突然記起黑夜衝鋒上來犧牲在這裏的彭相祖，他身上帶有子彈。他們倆就搶了起來。太陽一步步高升着——一夜一四〇里急行軍，現在又是半日，太陽出，雪溶了，雪和血弄得他們渾身濕透，冷得牙齒打戰，饑餓也火一樣燎着。西面七〇米遠處敵人不敢露頭了，張紀春喊了一陣話，那邊也不應，他想出一個主意，告訴胡景山，胡景山就把一支步槍朝天舉起。敵人果然伸出頭來，張紀春瞄準就是一槍。

七小時，陣地堅守下來了。張紀春把周圍的子彈打得淨光了，他囑咐劉永清在那裏監視，自己一個步槍手又去嚐試那挺馬克沁重機槍，終於放響了兩發——又啞吧了。他拋下它，到處去找尋子

彈——這時北面一座小墳頭上，還有敵人一挺重機槍不停的朝南射擊。他往東爬了一〇〇米遠，接近這機槍陣地，去消滅它。他的腿已經壓得麻木了。一把刺刀壓得像一條彎曲的乾魚了，但戰鬥的意志仍然旺盛的燃燒，他不時的移動着，忽然從那開濶的漫地上，我們的人，不是從一處而是從四面八方，『全面出擊殲滅敵人呀！』從那濕淋淋的小溝裏，幾個勇士一蹣跳上公路往北面捕捉敵人去了。

……張紀春和王紫貴是一個排同一班的，胡景山是二排的戰士，何玉發，丁立準是機槍班的射手，劉永清是九連的戰士，——雖然不同建制，他們在一齊親密的戰鬥了，而且打得好，打得堅決，像一個人一樣。我看到張紀春這個二二歲的山東青年，他是這七小時猛戰的組織者。劉永清高大茁壯，樸川人，紅黑的臉膛挑着兩道濃眉，何玉發有一付喜悅的聰明的面孔，扁平鼻梁，一看就是四川人，我問他，他笑了笑告訴我他是新站戰役解放的，胡景山二二歲，現在作了排的機槍彈手，——他高興的把他那美國製的綠色的榴榴彈拿給我看，機槍副射手丁立準是高個子山東人，這六個人裏面只有王紫貴因傷重到後方休養去了。戰後有人到西面溝裏去看了看，一大堆敵人中，百分之九十是被他們炸碎了頭部的。

三、韓殿發的經歷

……韓殿發，這個結實的山東人，一衝到公路邊小墳堆那裏，就拚起刺刀來，——一刀通過去，一個敵人撲通倒下，捉到兩個俘虜，交給旁人送下去，他自己趁着子彈光，矇矓矓看見前面有人，他就往那裏跑去，忽的一下，從溝裏撲上來十幾個敵人，啪，啪，啪，三槍打到他腿下，他感到一陣熱乎乎的，他看準頭一個一爬上來，一刀，刺在那人衣袖上了，另一個把他的槍打落，就廝打起來，因為他只有一個人，終於被按倒了。

「檢查——檢查！」

他鎮靜的說：「就是子彈了。」

這時身子彈打得「嘩嘩」響，黑影中，一個人慌張的說：「不要了，不要了，沒槍，子彈有什麼用。」

他們把他擡到溝裏，下面是死屍，一堆人立刻爬在他身上，繼續向東打槍，韓殿發心裏噴着火，他這時閃耀着一個思想就是「堅決犧牲」，——屍體上的血浸濕着他的面孔，——突然，一點火花，

希望的火花跳躍起來，——還有兩顆手榴彈別在後面腰上，他要以他的生命，換取最後的代價了。聳着全付精力識別着：東而不遠有我們的人（就是張紀春和劉永清），不停的往這面打槍，像穿豆腐一樣，把壓在他身上的人打着了。

十分鐘，好像那樣長久，敵人的——個連附想起他來：

『把那個八路帶上跟我來。』

韓殿發從一堆死人活人的身子下出來了，他滿身滿臉是血跡，他的一隻紅膠皮『鞞鞞』一斷打時脫落了。一個八八師的兵提着他右臂，後面還有一個把槍口頂着他後胸，那個連附毛着腰在前邊跑，韓殿發知道他們要把他帶到那裏去，有了寧死不屈的決心，他並不害怕，可是，不能把自己部隊的、黨的文件落在這些敵人手裏。在這——〇〇米達遠近向公路東北走的路上，他把左胸口袋裏一張『立功登記表』暗暗取出來，塞到嘴裏，最後，他到了幾個糞堆那裏。

這是敵人一個臨時指揮所，可是，一個人直挺挺死在那裏，幾個掛了花的人喊叫：『團長，把我們弄下去吧！』

被叫做團長的軍官，爬在一堆糞後面，在附近還有幾個護兵，一個機槍班。韓殿發被帶來放在旁邊，那軍官着急的問他：

「你們有多少人呀？」

韓殿發一聽對方口氣就說：「可多了，——黑夜白天，好幾行排着往這面走呀！」

那軍官搔搔頭，嘆了口氣，急急指了一下東面：「那面有你們人嗎？」

韓殿發心中想：「這小子想跑。」——我們可還沒有到那面呀！他就說：「那邊有，多的是，便衣插過去可不少，你們沒來就插過去了。」這時，天放亮了，軍官忙着寫了幾個字交給旁邊一個人，囑咐說：「你是好同志，你完成這件事吧，你到東面那小莊聯絡一下，叫他們狠狠打一陣，咱們好往汽車那邊突圍。」那人拿着信，就是嘆氣，剛一坐起來，「啪」一槍，一股血濺到韓殿發身上，軍官駭怕的往東移了移，那邊槍緊，就拿望遠鏡探看探看。可是隨着天亮，四面槍聲都一樣緊密。突然他想振奮一下似的吼機槍班長：「打！往西打！」那個班長把腦袋栽在糞堆裏，拾也沒拾，「唧，唧，」往天空打了出去。那軍官自慰的叫了聲：「好，打得好。」可是一個護兵說：「不要打，別把人家的砲煮來吧！」忽然，從東面汽車那裏掃來一梭子機槍，機槍班長倒下了。亂了，更恐慌了。韓殿發望了望，——那邊是翻穿着大衣的，「啊，自己人。」看這時也沒人分心注意他，就一滾滾到旁邊死屍窪裏，把臉藏在死屍大衣下裝作死了，——在下面，悄悄把手榴彈，一顆，又一顆，取了下來，把蓋子擰去，把引線環子摸好。這一瞬間，從東面跑來喘吁吁拖出長鼻湯的一個人報告：「團長，俘的

俘，死的死，快跑吧。」機槍班幾個人一聽，想跑，有的坐起來，又一陣槍，都打倒下去了。看！團長要跑，——韓殿發急急一看，公路上往這邊跑的都是自己隊伍，——他這時發現身旁一隻美國步槍，心中一動：「太近了，手榴彈把自己帶在一齊。」於是他拾起槍。那個軍官翻身站起跑了三步，韓殿發猛然躍起一槍，從後腦海打進從前額出去了，一個護兵手一揚把卡賓槍扔到墳後，倒下了。韓殿發跑上去，從那軍官身上解下一隻美國手槍，一隻美國望遠鏡，和一隻美國指南針，咱們的隊伍潮水一樣衝來，他快樂的抱着他的勝利品，第一眼看清楚的是他營裏的機槍連長的面孔，他就大喊了一聲：「連長，來我把他打死了！」

公路上解決戰鬥的地點，就在這一片糞堆的東北面山坡上，八八師的人成羣的跑到那裏以後，最後的把槍繳了，有的一屁股坐在地上說：

「給你們追得三天三夜沒吃上飯了。」

四、薛延臻和胡林祥

公路東面是一條嶺，嶺上隱藏着一個村莊，叫做東崗子，七一軍一部份部隊佔據了這個村莊。公

路上打響之後，我軍也就開始了向這條嶺的攻擊。一刻鐘前，在郭家屯街裏，打了一輛彈藥車的一營一連的一班長薛延臻，三班長胡林祥，從車上取了不少子彈，揣在自己身上，現在他們接受了搶佔東崗子山頭的任務。排長召集他們看了地形，面前是一片五〇〇公尺開闊地，中間有三間房子，那兒距離院牆還有二〇〇公尺，院牆附近有排樹，秫稭堆，糞堆，他們就在這時選擇了突擊道路。太陽在空中愈升愈高，敵人火力很猛，機槍組還沒運動上來，排長下了決心：

「不等了，我們現在就衝，一，二班先衝！」

薛延臻根據情況，地形，一走到一班同志中間，立刻明確提出：「我們要猛衝，要迅速，不要猶豫，敵人打機槍也不要臥倒。——就是隊形要疏散。這樣距離，我的衝鋒式打上一梭子就跑到了。」一轉眼，薛延臻一班散開得像飛鳥一樣，在開闊地上奔馳着，子彈嗖嗖在他們周圍土地上打起無數烟團，可是沒有一個人碰破一點皮，他們進到三間房屋那裏，把敵人驅逐到糞堆附近去了。二班勇敢的緊跟着往上衝，可是密集了一條線，路程中間有幾個人跑着跑着跌倒下去了。三班長胡林祥看在眼里，立刻把脚一停，兩手展開，回頭喊：「隊形要疏散！疏散！」他們也沒有一個傷亡，到了第一步的目的地。在十分鐘內就緊張的把屋牆掘出槍眼，——可是排長在這一陣裏掛彩沒上來了。胡林祥抓緊時機，把戰鬥組長叫到自己身邊，不管砲火多麼劇烈的震響，他們把耳朵湊上來，他說：

「同志，平時你挑戰，我挑戰，現在可不能忘了，咱們三班要好好露一下！」

戰鬥組長孟先久，一個黑臉膛的河北省人，立刻應聲。「好好打一下，人家都立功，咱們全班立功多好。」

胡林祥：「我有決心，——可是大家都上去才能解決問題，勇敢不是憑一個人，人少就力量小，人多就力量大。」

東崗子敵人一發現這邊有人衝鋒，就猛力射擊，鋼鐵炸成一片，可就要在這時衝上去，難道能够停止嗎？不，薛延臻自己帶一組爲前三角，後面兩個小組爲後三角，一個班疏散的面積有三〇米達寬。孟先久記着班長的話，他要把他的一個組都帶上去，他組裏兩個人都是新戰士，劉福第一次聽到砲聲有點膽怯，不敢拉距離。孟先久帶着他上；趙國祥是巴彥人，分了四塊半土地，勇敢，積極，戰鬥前就要求送炸藥（戰場上最艱鉅的任務）。他說：「沒有八路，就沒有吃的，——中央軍過來，咱們分的土地，人家給嗎！」孟先久在屋裏時，就告訴他：好好利用地形，地物，他說：「糞堆，地坎都行。」孟先久正在衝鋒路上，突然一顆砲彈嘶叫着飛來，副排長在背後喊：「爬下！」孟先久看班長已經上去，說：「不要緊。」加快往前跑，回頭一看，副排長掛彩了。薛延臻端着衝鋒式掃着，把敵人從糞堆那裏趕進東崗子去了。於是他帶着一班利用糞堆，伏到地上。他看到排長、副排長掛了彩沒上

來，他自動擔負起排的指揮責任，召集了二班長，三班長到一齊商議，他說：『排長，副排長掛了花，可是咱們能放棄任務嗎？——我說無論多麼激烈，不退，堅決守着這裏。』胡林祥說：『差不了，一班長。』胡林祥握着衝鋒式匍匐到那側面排樹下的穠藪堆前去，他望倒在地下負傷的同志用眼睛看着他，他握緊拳頭：『堅決打，——要報仇啊！』通的一下，火一樣猛衝着大家。孟先久立刻組織了一批手榴彈扔向圍牆去，一寸地，一片爆炸，身子下的土地都震盪着。敵人從牆裏打了一陣機槍，六〇砲。孟先久突然抬頭一看：『他媽的，怎麼打起刺刀來了。』（火箭砲彈細長，尾上有翅子）突突，穠藪堆噴起火來，一棵粗的樹洞穿了，樹枝紛紛砍碎了，風向是往南的，胡林祥他們不得不緊貼着地面滾到薛延臻這面來，可是敵人第一次反衝鋒被擊退了。薛延臻和胡林祥摸到一齊，薛說：『三班長，排長沒了，我們堅決打，敵人反衝鋒堅決打回去，敵人出水就堅決追擊！』這兩句話立刻變成爲全排人一個響亮的口號。這時叫二班長沒應聲，他又說：『咱們兩個班好好打，你靠西頭，我靠東頭。』胡說：『可是得把火力集中些。』他們把兩支衝鋒式靠在一處，敵人的子彈密極了，打得大家不能抬頭。薛延臻望了望，一顆子彈在背後衣服上打了一個洞，敵人第二次反衝，就在集中火力下打退了。薛延臻指着牆頭上一面紅旗（它往那指，槍砲就往那裏放射），他吼叫：『旗子露頭就撲死他！』從此旗子不敢擺動了，敵人第三次反衝終於打下去了，敵人丟了十幾具死屍在圍牆大門口，胡

林祥用衝鋒式打了五〇〇發，又用九九式打了三〇發，最後還用美國步槍打了三〇發。

戰鬥從上午延長到下午，掛彩的不能往下運，擔架也上不來，在一次敵人反衝鋒快到跟前時，薛延臻靠在他們一齊說：

「同志們！我們平常講團結，現在還不團結，革命同志死死在一齊，放心吧！絕不能丟下你們不管。」

二班的楊青山在敵人第一次反衝時掛了彩，薛延臻勸他「不要打了，同志！」他不聽，他堅決的打，傷口上流着血，繼續打了四〇多槍，敵人第二次反衝，頭一個人一露頭，就給他一槍打倒了。十幾顆火箭炮把土地都燒焦了，這些鋼鐵的英雄們一步也沒退。後來，一個通訊員帶來團的命令，叫他們往後撤一撤，到三間房子那裏去，這時，他們留戀起他們的陣地，誰也不願走……可是薛延臻相信：團是有整個計劃的，他一面囑咐猛打，一面就指揮李若鐘、劉福、姜紹和、劉紅喜、李守義等負傷同志安全撤下去，然後，薛延臻命令戰士——一個，一個，極度疏散的移動——可是楊青山堅決的說：「你們走吧！我不走了，死也得打死他幾個。」他把四顆手榴彈拔下，擰下蓋子，握在手裏，薛延臻、胡林祥他們通過一五〇米達到了三間房屋那裏的時候，聽見在楊青山臥下的地方，「轟」的響了一聲，敵人從這方面的出擊，在一陣火藥煙霧裏被打破，楊青山最後爬了下來。這時四連在稍左

的方向又發起連續不斷的猛攻了。胡林祥一直從牆壁上槍眼洞裏守望着，最後從砲兵陣地上三棵砲彈一條線聯着似的落在東窗子房頂上，從黑夜到下午八小時的郭家屯戰鬥，最後一部份敵人，最後被殲滅的時間一來到，胡林祥立刻帶着戰士又跳出來衝了上去——可是敵人就在漫山遍野裏繳械投降了，他從陣地上把掛彩的排長抬了回來。

村落戰英雄子孟紹武

一棵照明彈花的亮了起來，——三排副排長孟紹武帶着他的突擊部隊，一齊撲在地下，這時他們距離螺家屯只有六〇米遠遠近。借着照明彈孟紹武抬起頭把前面地形清楚記在心裏。東面遠遠一處村莊燃燒着，敵人的美式機槍子彈帶着紅光，刺刺的成串飛着，嘯聲、爆炸聲充滿了這不安靜的夜晚，但射擊都朝着另一個方向，沒發現他們。

眼前一黑，他就一躍而起，急促的喊了一聲「前進！」就上去。敵人把秫秸鋪在地下當障礙物，一踩發出一片嘩嘩聲響，牆角上敵人一挺機槍便咯咯叫起來，可是機警的孟紹武已經穿過一間獨立小房，風一般撲到牆根下，一氣往院裏連扔了兩個手雷。——八班戰士沒有一個落後，緊緊跟在後邊，他回過頭說了句：「跟着我，我到那你們到那！」戰士李茂珠領會了副排長的意圖，第一個翻上牆頭，一陣機槍，他栽落到牆裏頭去了。孟紹武第三個跳了進去，腳剛一點地，黑暗裏順着上房向這裏跑來一個人吆喝着：「誰？」他等那人一接近，盯準那人手裏端着衝鋒式，一把奪了過來，他問清

原來這裏是新六軍二二師的一個連隊，他笑了一下，立刻叫這個俘虜喊話，剛喊了兩聲，敵人發現道塢角進來人了，機槍子彈的子溜子潑水似的打在這邊塢根上，緊接着手雷也飛了過來，八班戰士只能緊貼着上房塢根爬下了。孟紹武一看敵人封鎖了他們的出口，他腦際閃了一下：如果敵人佔了上房頂！……他的心緊了緊。李茂珠記着『輕傷不下火線，重傷不喊叫』的誓言，剛強的朝孟紹武說：『我不要緊，——你帶別人打吧！我死了也不要緊，你們完成任務吧！』孟紹武機警的環顧了一下，立刻蹬着一個戰士肩膀，爬上緊接上房的塢頭，——這時又一顆照明彈在天空一閃亮來，他等了一下，霍的躍上了上房屋頂。

他想從房簷把手雷扔進屋去，『先來消滅這個連部再說』，誰知他剛走幾步，西倉房裏有人猛噓：

『房上是什麼人？』

他一爬下，一陣冷風忽的從頭上穿過，機槍打上來了，——他手中的手雷光了，他爬着向下喊人。

十七歲的戰士邱耀連應了一聲，他便吩咐：『去！把手雷全拿來！』小邱抱了二〇多個遞上來，孟紹武扔了一陣，又叫人把機槍遞給他，他一伸手把機槍拉上來就猛掃了一梭子。機槍班長上來了。

這時孟紹武想出了一個主意，向屋下叫：「小邱，刺刀。」兩分鐘時間，房頂上掘了一個洞，他一連塞下兩個手雷去，跟着轟轟兩響，只聽得屋裏一陣慘叫，一片脚步聲往西頭跑。子彈亂飛，院裏院外炸彈轟轟緊響。他一滾滾到屋頂西頭，又掘了十幾刺刀，一個手雷又塞下去了。他剛滾到東頭，一閃眼，從下面一個黑球直拋上來，「嘩」——爆炸了。他肚皮緊貼着屋頂，機槍班長叫了一聲「排副！」（他從聲音裏知道他掛彩了）煙硝裏他問：「還能打嗎」「不行——我頭暈了，」他堅決的說：「同志們！要堅持呀！不能讓敵人上房，我們要消滅這新六軍！」沒等他說完第二顆又炸了。孟紹武氣了，他把彈藥手黎玉林一拉，把機槍搬到房檐一個小煙囪邊就往院裏掃射開了，下面又抱上二〇幾顆手雷，孟紹武一面扔，一面高興，五〇顆炸彈爆炸在院裏。

小邱在牆角上冒着敵人封鎖火網，不停的打了五〇多發子彈，——他記着剛才副排長說的話：「同志們猛幹呀！打了營部（敵人每自把連稱爲營）立大功，有決心嗎？」同志們齊聲：「有。」（小邱想得更遠些，平時副排長就常跟他講：「你這小孩得個戰團英雄多好啊！」這次急行軍一百四十里，副排長幫小邱背着槍。）他正打着，突然，副排長從屋頂上又伸下頭來，壓低聲音，但那聲音鋼鐵一般有力而帶着鼓舞性燃燒起來：「……時間到了！炸藥一響，你們猛衝呀！堵着上房門口！」這時連屋上屋下還有七八個人，小邱急着找刺刀，爬到李茂珠身邊，李茂珠血流了不少，一聲不哼，

他看到小邱還鼓勵他：「你們打呀！……我犧牲也是光榮的！」「你的刺刀呢？」「我壓在我身下底下了。」小邱不願動他，怕他痛苦。這時轟的一聲巨響，壓倒一切聲音，孟紹武一下從屋頂撲下來，「還不衝幹什麼！」小邱緊緊跟上了他，他堵在窗口喊起話來：

「中國人沒有仇恨呀！——八路軍優待俘虜呀！」

裏面無數人呻吟着，一會從木格窗上遞出一支美國衝鋒式，一支美國步槍。孟紹武用槍托把窗口搗碎，一躍進了房，小邱也緊跟着跳進去。孟紹武把一進院捉到那個俘虜身上的電筒拿在手裏，現在按亮了，……炕上地下橫躺豎臥二三十個新六軍傷兵和死屍。剛才還在西頭屋裏喊叫：「打呀！打呀！」的新六軍的連長，呻吟了幾聲不響了。這時外面夜空中，子彈的紅光更稠密的閃爍，爆炸着。孟紹武跳上上房去佔領西墻角，（那裏是敵人最堅固的一處機槍陣地，不停打擊墻外我們的部隊，一直到孟紹武剛才在房頂上往那邊扔了八顆手榴彈才不響。）他的電筒的白光一閃，兩個新六軍的兵士朝上張着兩臂走出來，一挺美國式機槍從草堆底下拉出來，兩個俘虜不肯走，他們在草堆裏忙亂的扒着找尋他們藏的錢和錶，一會以後，一個俘虜一定要把手錶塞給孟紹武，孟紹武嚴正的告訴他說：「八路軍不是爲了升官發財的。」——在西面倉房又繳了兩支衝鋒式，一支步槍。在墻角上有一個豬棚，戰士們——趕出十三個新六軍兵士，排成隊，向上伸着手走出來。……

連部的通訊員傳來命令：「三排送俘虜去！」孟紹武捨不得似的，在子彈光亮中環視了一下他們佔領的院落，我們一個排怎樣殲滅新六軍一個連的院落，然後召集了他的戰士，到他衝鋒上來所經過的獨立房那裏，一瞧——黑糊糊一大片，勝利品在一旁也堆了兩大堆，他的心眼裏樂了，他自己對自己說：「比張麻子溝勝利還大呀！」走二里路把俘虜羣送到營部，熾烈的戰鬥的情緒要求着勇士們，孟紹武又集合了十幾個人，重新進入到戰場上來，他「哇哇」的吹着小黃銅喇叭與部隊聯絡着，敵人最後一顆照明彈打上天空，發着微紅色的明亮的光芒，約五分鐘慢慢熄滅下去。這時從南面打穀場上，跑來幾個敵人，第一個在前面跑着，孟紹武在黑暗裏猛喊：

「幹什麼的？」

「自己人。」

「口令？」

「聯絡部隊的。」

孟紹武手一甩，緊跟着一個手雷出去爆炸了。那人一過來，他順手一把把衝鋒式奪過來了，原來這是新六軍的一個通訊排長，孟紹武讓他喊話，又喊來三個人帶着一支衝鋒式，二支步槍。最後，孟紹武和他的十幾個同志，又接受了任務，把戰場上的負傷同志和犧牲了的英雄運送下去。——堅毅的

信守着英雄能誓約的李茂珠，却早在往總帶所運送的路上光榮的犧牲了。孟紹武一隊人在天將破曉的時候，踏着冰凍的大地，從戰場上轉移下來。在這猛烈的螺家屯村落戰中，孟紹武排的戰績是：十四支衝鋒式、四十七支步槍、四挺機槍、一門六〇砲，六十四個俘虜。但比這數目字更大的意義，是他們爲祖國爲人民而戰的英雄意志，孟紹武機警而勇猛的指揮作戰，讓狂妄的新六軍的觸角從南滿剛一伸過來，就碰與在道鋼鐵英雄的膀臂上了。

（三月廿九日扶餘，助戰電。）

全面模範的第八連

一〇部隊一二部的八連，不顧晝夜，橫貫中長鐵路，逾過走不盡的雪地冰河，強行一四〇里，每人懷着：「林總要我們到那裏去，一定打得上」的信念，沒有一個人掉隊落伍。連的幹部一會幫助身體弱的戰士把槍背起走了一段，一會又出現在伙伕班挑起擔子來，戰士們說笑話，唱歌，戰鬥情緒昂揚着。當黎明到來，——他們一聽到姜家屯（郭家屯以西六里）作戰的槍聲，「朝槍砲聲前進」，就立刻向前衝去。八連連長劉興勝，是一個戰鬥英雄，勇敢與戰術結合於一身的人物，一開始他就機動的指揮，保證全連二〇分鐘通過崗嶺高地。敵人封鎖的火力讓他封鎖吧！八連已經突入姜家屯。激戰隨即在屯內展開，逐屋爭奪，最後把敵人壓在村邊兩處院落裏，慘敗的敵人在最後掙扎，造成一片火海。無法前進，攻擊停滯了。

突然一排一班戰士劉漢生（一個短小精幹的人）一挺身子，穿過牆洞，火網，猛撲到敵人佔據的房屋跟前，窗眼上往外直打槍，他一腳踢開堂屋門，端着衝鋒式朝兩邊一面一梭子彈，他喊：「快留

隨隨隨吧——「繳槍不殺你們！」一支衝鋒式，一支步槍從裏面遞出，八個人把手舉在頭上拍着巴掌走出來，作了俘虜。

連的指導員吳宗漢正跟在突擊班後面，立刻宣佈：「我給劉漢生記第一功！」通訊員在火線上奔跑着把這消息傳播到各排各班，這英雄的號召，發動了無窮的力量，三排在後面作預備隊，戰士朱發貴一聽立刻把棉襖一脫：「頭一個算我的！」二排戰士李興旺說：「我也攢着衝鋒式，他能立功，我不能立功嗎？」各個戰鬥組從砲火裏立刻衝破敵人封鎖，停滯狀態被打破了。擲彈筒射手徐鳳桐「吶——吶」兩彈把敵人最後頑據的砲樓打毀了，他跳下房頂，撿了支步槍就跑上去衝鋒，這時稠密的硝煙遮蓋了陽光，八十八師二六三團團部和三個連把西頭最末了一個院子擠的滿滿的，他們心裏可真一點光亮也沒有了。

進行最激烈的第四院爭奪戰時，敵人火箭砲把房屋燃着了。張廣武一眼看見——屋脊上一片白色火亮，趕緊跑進屋去，一瞧，十幾個老鄉大人小孩壓在炕沿下哭泣着說：「死死在一齊吧！」張廣武勸解了一陣，先把一個老人拉出來說：「你出來，你一家才好出來呀！」張廣武協同三個同伴把老鄉的衣服，被子，糧食全部搶救出來，老太婆給他們扶着一面朝東院走一面講：「還是咱們隊伍好，打仗還忘不了給老百姓幫忙，要是中央的話，他們那有這閑工夫，——還會在一邊笑呢！唉，叫這些東

「西快死乾淨吧！」火愈燃愈烈，房屋崩塌，沖起黑焰，三排趁黑焰滿空向西開始最後的攻擊了，——子彈「嘩嘩」的潑水一樣在各處飛鳴，……東面院裏幾家老百姓望着被搶救出來的一家子人走過，感嘆的說：「人家真是爲老百姓，你瞧！」一刻鐘後在這激戰的戰場上出現了動人場景：老百姓冒着砲火抬了開水桶往火線上送，正作戰的二排戰士們一看見，笑了，囁：「你們放下，趕快回去吧！」

李興旺跳上牆頭大喊：「快繳槍吧！四面八方都是我們的人呀！」「槍是老蔣的，命是自己的，趕快過來吧！」一片喊聲，展開了政治攻勢。剛才劉漢生捉到的俘虜，一送到後面院裏，三排的劉彩雲立刻燒開水給他們喝，還親切的問：「餓嗎？」三個凍餓得流着鼻涕的人說：「三天三夜，給你們趕得那裏吃上一口飯。」劉彩雲立刻從荷包裏掏出自己的津貼費買了些豆包給他們吃，這會他們中間的一個跑到牆邊喊起話來：「快過來！——真是優待呀！還買豆包給我吃呀！」馬上三個砲兵過來了。團長藍松岩也從草垛旁邊走了出來，一個親眼看見自己同志犧牲流血而燃燒着怒火的戰士「卡卡」拉着槍門朝藍團長跑去。指導員吳宗漢把手一揚喊：「不要打了，——繳了槍就是好弟兄！」一大羣三百多人，一隻手朝天舉着一隻手放到帽簷上敬禮，一個跟一個順着墻洞走到前面院落，趙成林從倒在地下呻吟着的負傷俘虜兵旁邊走，一個凍得打戰戰的向他要求一盃水喝，趙成林說：「水，等一會，冷水你不能喝，」說着把自己棉大衣從身上脫下蓋在那人身上。姜家屯立刻由戰場變爲愉快而

熱鬧的場所，——八連以少勝多，俘虜三三六人，繳獲火箭砲六門、迫擊砲四門、衝鋒槍二七支，戰防槍九支、輕重機槍三挺、步槍二〇支，造成這次戰役當中一個連隊繳獲的最高紀錄。

記者兩度住在這個連隊裏，我想知道：一個英雄連隊是怎樣形成的。八連從前是出名的「張文祥連」，這一個負傷十三次的英雄，在第十四次時他光榮的犧牲了，——但是這個連隊從秀水河子、四平、新站、張麻子溝到這次姜家屯，一次比一次更光輝的閃爍着他們的名子。一到連隊裏來，就如同嗅到新鮮空氣一樣，我發覺充溢在這裏的活躍而愉快的朝氣。兩個張麻子溝作戰負傷的戰士，從遙遠的後方醫院歸來，一個多月各處奔波才找到了隊伍，剛走進院子，劉興勝連長從窗上望見，早從我身邊一縱跑了出去，拉着他們的手一面笑一面親熱的談起來。晚間，當我把話題引到這上面來時，劉興勝說：「從前我脾氣是暴燥的，——在蛟河，爲了這事我回想了三天三夜，我想到我也做過一個戰士呀！」我知道，想到這裏他當時落下淚來。從此他成爲一個非常關心戰士的指揮員，他關心戰士的伙食；他在無論多麼艱難而頻繁的戰爭條件下，檢查與保證沒一個戰士的乾糧袋是空的；同時，他懂得關心戰士最主要的是讓他們在戰爭中勝利，一個下午，我跟隨部隊去野外演習，劉興勝在隊伍前頭講了一句話：「演習要與實際結合」。在營的會議上我聽到他把姜家屯實際作戰的經驗總結出來，每一問題裏都包括着對於作爲一個指揮員的勉勵自己的嚴格的檢查，然後他把這些總結出來的經驗去指導部隊

的野外演習，一個戰士說：『平時多練練，對自己生命就多了一份保障。』至此我深知八連七個月編一逃亡的光榮紀錄，不是憑空而至的。年青的指導員吳宗漢是八連優秀的羣衆工作作風的創造者，他善於運用戰士們在舊社會中所遭遇的不同的痛苦生活來啓發大衆的覺悟，不是勉強的，而是自覺的，你想想看，這是多麼動人的場面吧：一天夜晚，指導員出來，聽到井邊有聲響，走近一瞧，一個人在打水，『誰？』那邊回答：『五班的』。這就是張廣武，他向指導員陳說他怕黎明有情況立刻行動來不及給老鄉擔水了，這不是在和平駐軍時候，是在緊張作戰時候，就在這次松花江南岸緊張作戰過程中，張廣武給老鄉挑過七〇擔水。八連普遍的訂了一個公約：『三不走——損物不賠償不走；不挑水不幹活不走；不掃地不送鋪草不走；兩不用——未經老百姓允許的不用，紙包的枕頭不用（農村裝飾品，綉花枕頭，平時用紙包紮，年節時打開）。』最令人感動的是這一回從農安轉移，一天他們住在大榆樹屯，三排七班住在一家房屋破陋極其窮苦的人家裏，是寒風呼嘯的日子，四個孩子裸着身子蹲在炕頭發抖，母親穿着不能遮體的衣裳，貧窮完全把他們淹沒在無邊苦痛當中了。劉彩雲看在眼裏，臨走就把自己一條棉褲留下來，李應啓也跟着從身上脫下一件，王成文把大衣的棉花取出來，鞏國貴給了一件襯衣，……孩子們驚喜的圍攏上來，母親一把把這些衣服抱在懷裏說：『除了八路軍誰看得起窮人，……』眼淚立刻嘩的流下來了。我相信孩子們長大了，永遠會記得有這麼一日，他們目送道

支人民向部隊，自己走向雪地冰天。

戰爭嚴格的考驗着我們，——無數日日夜夜，戰勝一切困難與危險，如同火中煉出鋼，我們可愛可敬的戰士，以自己的生命與血爲代價，從戰爭裏成熟，全面模範的第八連，就是一支鮮明的旗子，說明這一英雄事實。

爲祖國而戰

在我們的土地上

經過黎明的一陣射擊，當我在陽光下，走進一個三小時前還爲蔣方所佔據的村莊時，我在地上看到他們遺棄的一堆砲彈：綠色彈殼上印着白色的英文字母。

不斷在火線上行走，我注意看着種種在過去戰爭中我沒看到過的景色，——黑茫茫的夜空下，一會左面升起一顆照明彈；一會右面升起一顆照明彈；另一回黃昏，我立在一個農家的大門下，機關子彈在我頭上空中，——打出一串紅火光，如同在紙上拿紅墨水畫的虛線似的，……這時從我心中湧起一種思想：我好像應該是在塞班島或者沖繩島的一條什麼小河邊，而這裏的河却是我們的河。當然我很難假設，我怎樣以一個日本人的心情來視察從我對面飛來的子彈；而爆炸的確是在爆燃，——美國的子彈打在我的身邊，它打的不是日本人，是我們。

戰爭就是戰爭，不是兒戲。難道子彈會真的有眼睛嗎？！時間是永遠的證明者，——不管那子彈上寫的是昭和還是U·S·A當我在這盞電燈下寫字的時候，當您早晨刷牙、漱口、或者午餐的時候，一件莊嚴而悲痛的事實普遍在那裏發生，——那就是一個美國人昨天所製造的一粒子彈，經過蔣介石匪幫的手，正使一個愛祖國的中國人在今天倒了下來。這就是全部事實。

誰的罪惡？

落雪的夜晚，在燒着柴草的篝火前，我靠着一個戰士蹲了下去，——我望着他，他那樣貪饞的喝着水，而後把碗遞到我手裏，而後又趕緊揩了槍趕隊伍去了，……從他的容顏、姿態，我清楚他是一個多麼單純的人物，而今天在他手裏多了一支槍。

蔣介石的宣傳家們，總無恥的要把一種罪名加在他要屠宰的人的頭上。

好像我們都像愛土地那樣的嗜愛打仗。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吧！——這裏，一個是在滿洲國時代爲了逃避日本徵兵，而躲避在國境線上，東北解放，他搭了六十里地的火車，追尋部隊參軍，他的名字叫劉永清，一個是被蔣介石強迫抓了，從四川歸到東北，而在戰爭中獲得解放，現在他用手彈射擊那些抓丁者了，這個聰明的人叫何玉

發，還有孟昭貴，枯瘦，黑臉，山東解放區的民兵，給日本人強擄了來，擲在無邊黑暗的嶺山裏作勞工，六百人死了五百九十九個，只逃出他這一條性命；這裏還有一個十七歲的孩子，邱耀連，險些實得像吹鼓氣的足球，在滿洲國做了三年勞工，東北一解放就參加了隊伍，打胡子的時候，他在激戰的火線上還睡了一覺，特別是——這個廿二歲的小伙子，王喜，七歲上死去母親，十二歲就給地主家作長工，父親在另一家做長工，十七歲那年父親生了重病，六天他還不知道，後來趕去，父親已經不成了（跟我談到這裏他難過的低下了頭），從他到世界上，就怕抓勞工，沒登記戶口，作黑人，只要警察一到村口，他就得跑到山林裏蹲雪地，去年巴彥縣通達區二合村分了土地，因為他十一年抗活受罪，一人分了一垧半土地，他又把分得的一匹牲口，一塊花旗布換了一垧地，然後他把地交給村長老王請他照管，說：「革命成功回來再說吧！」自己就到部隊裏拿起槍——這次在松花江南岸，這一羣人都立了功，都是英雄，……就是這些人，就是這樣的部隊。

就是這些人，在世界上他們都是苦人。他們在世界上，因為自己的饑餓，或是因為自己父親病死，而曾經侵犯過或者壓榨過那些惡霸，統治者，帝國主義者們的一個銅元嗎？不，——他們在世界上是最苦的人，也是最乾淨的人。

他們的勇敢是無比的，這絕不是由於誰的煽動與誘惑，是由於他們為自己而戰。

王喜親自告訴我：「我自己要求從地方部隊補充主力，就是想上前方消滅反動派。」

不應該流血的人今天還在流着血，這是誰的罪惡呢？

我們用的是拉鏈

戰爭是殘酷的，——可是人民不是弱者，我們從戰爭中正懂得了更多的事實，看到更多的真理，我們從戰爭中生長力量，我們打到天明。

剛剛在不太遙遠的時間以前，美國人曾經做過我們的朋友，我們也並沒有反對過羅斯福所擬議的「大西洋憲章」，但老實講就在那樣年代裏，我們沒有得到過誰一粒子彈的援助，而靠我們自己的赤手與血，解除日本法西斯武裝，裝備了我們自己。在那些艱難的年月裏，確定了我們——是祖國這一輝煌真理，我們勇敢，堅強，在祖國最危難時，緊靠一處，真正祖國的兒子的光榮，是誰也遮掩不着的。現在，我們度過那相當長遠的年月，難道我們不懂得和平與休息是需要的嗎？但如果和平與休息就得死亡，那又是一樁事了。今天，很清楚的，事實已經鑰匙一樣打開一切問題的門：在抗日戰爭期間，記者穿過日本大衣，而今天呢？我睡在美國鴨絨被裏，抗日戰爭中一批批日本武器裝備了我們，今天是一批批美國武器裝備了我們。各個時期證明：帝國主義的武器是流我們的血的，而且只在它流

我們血的時候，經過戰爭的手段，把它繳來，才裝備了我們。我記得愛倫堡說過美國訪員如何問他：你的褲子爲什麼愛用鈕扣而不用拉鏈的話，而現在在我們部隊裏到處是拉鏈，我們的士兵的衣服，褲子，子彈袋，裝行李的馬袋子，文件袋，甚至掛在牆壁上的乾糧袋，……我覺得美國人太喜歡他們的標記了，就在這些拉鏈上也刻着小小的U S A，……當然這是一個有噱頭的例子，更重要的是武器。郭家屯作戰時，農民出身的孟先久一看敵人打出火箭砲那狹長而尾部有翅子的砲彈，他驚訝的喊：『怎麼打起刺刀來了！』可是現在火箭砲掌握在他們手裏，山砲，六〇砲，機槍，衝鋒式，……愈打下去就會愈多。胡景山把他的美國槍榴彈從筒子裏取出來給我看，——他微笑着，他現在是排裏的一名槍榴彈射手。日本人在我們面前倒下，現在蔣介石和美帝國主義呢？——用你們愚蠢的行爲來結束你們愚蠢的命運吧。祖國是不會被誰毀壞的，勝利是爲祖國而戰的人們的。

一九四七
夏季

追向中長路

一、人民的歡迎

早晨，我騎馬順着長春附近的一段公路前進，在清晨新鮮空氣中跑了一陣：我看見我們的部隊往前往後的行列錯綜複雜，——新掘的工事掩體在村邊上露着新鮮的黑土痕跡。……我到了××窩棚。我們的部隊正在這裏行進，××窩棚無數農民以望眼欲穿的心情，蜂湧跑到村口來。四十歲的農民杜世堂，面色褐黑，頭髮有點蒼白了，他告訴我：「一看見你們從那面下了坡，我想帶幾盒紙烟，拿兩雙鞋子也來不及了，」他擠在最前面，隊伍舉着手歡呼着，不停止的前進着，一個戰士問杜世堂：

「你是不是看你的兒子？」

他一把拉着戰士的手：「不，我是看我的侄兒。」

他仔細瞧着一張張走過去的面孔，——並傾訴他們如何盼望，一年前離開他們的民主聯軍早早回來，他說：「兩個月前一個算卦先生來到莊上，他們算了一卦，嘴上不敢說，心中暗暗祈禱，問遠方行人何時歸來，先生說：『今年五月定見分曉，從東南繞東北，從東北又轉回來。』」這一天，村中老幼婦女見面都笑逐顏開說：

「真是五月回來了」。

隊伍從村邊走過去打擊敵人，一部份擔架隊進了村，老鄉們立刻自動燒水煮飯。記者到達時，杜世堂說：「我們相信你們有一天一定回來解放我們，中央胡子在這裏，一年的日子不好過呀，前屯張福海家，天天給官家刁難，說他通八路，這一年那個不是提心吊膽過日子，不知什麼時候禍就飛到頭上來，同志！我說心裏話，前年你們在這裏，莊稼人還在夢中，只知道你們不打人罵人，真正好處在那裏？可是不知道，自從你們走後，——唉，一垧地稅就一千五百元，抽國兵抽了三期啦，你們再晚五天，這一批年青人又抽走了。國民黨真是刮骨割肉呀，今天你們來了，你們的人倒了一幫大營，非給五十元錢不行，我懂得不留也不好，可是按我的心意，是不能留這錢！」某部機槍連伙朱振仙跟一個農民買黃豆，房東婦女藏了三萬五千元在豆子裏，男人不知道，連豆子一道量給了朱振仙，他回來發現，如數送回，這事立刻傳遍附近村莊，因此雖然不遠的地方砲聲還在轟鳴，但解放軍一到，

馬上呈現和平愉快景象，××窩棚的農民，明天就要把藏在草甸子裏去的牲口牽回家來，耕種他們未耕種完的土地了。

二、猛烈的追擊殲滅戰

五月十八、九日，林彪將軍的大軍突然出現在長春的西南方，奇巧迅捷地完成了對蔣軍七十一軍八十八師，九十一師的殲滅戰。當懷德將軍成爲蕪中之甯時，杜聿明慌忙湊集九十一師與八十八師殘部及新一軍五十師，從陶家屯、公主嶺、長春分路向新開河一線，逐點試探前進。十七日晨，五十師以猛烈砲火，懷着畏怯心情但又虛構着『在懷德以東地區消滅共軍』的幻夢，掩護上述蔣軍渡遼河西進後，九十一師方正躊躇不前之際，我軍立時機動轉移，讓愚笨的敵人放手北進，墮入袋中。我軍部署既定。立刻封閉袋口，分路進擊。砲聲震撼天地，入晚，蔣軍照明彈信號彈的紅光綠彩焦炙地佈滿夜空，十八日既明，一片油綠無垠的窪地，處處冒着如縷的白煙。正午敵人拚死突圍，勇猛追殲戰從此急劇展開。自偵察部隊發現敵人全線退却企圖至我軍各部隊出動，爲時僅十分鐘。指揮部的作戰命令，採用了邊走邊談的『飛行動員』方式傳達。記者隨軍冒蔣機轟襲南下，從進入閻家店截擊敵人開始，到大黑林子結束戰鬥，沿三、四十里的潰竄與追擊的數條大路途，蔣軍遺棄巨砲、彈藥，卡

車、吉普，道爲之塞，傷員與無辜死者豎臥橫陳。美帝國主義授給蔣介石，又特經蔣記國防部批准配屬東北蔣軍的九門牽引榴彈砲，也完好無損地躺在道旁。打掃戰場的戰士，忽然失聲大笑，原來他們發現了：敵人把重機槍彈塞在輕機槍槍膛裏，山砲彈被擱置在野砲的身旁，在距離它們並不算遠的遼河之畔，却在潰退蔣軍丟散的骨牌骰子中間，還睡着一張一位妙齡女郎送給「副師長存念」的嫵然像，和一本充滿淫穢話句的日記，拾得它們的戰士，很鄙視的將它們遞到記者手裏，並且很正經的說：「蔣介石不完蛋才怪啦！」我們英雄的部隊不停腳的前進，——大批的俘虜壓解着從路旁的田地裏向我們背後走去，他們頭上都歪戴着美式船帽，在我們眼中那是顯得十分醜惡的背叛祖國的樣子，他們羨慕的望着我們，頂可笑是他們手上有的還抱着從農民那裏搶來的糗了羽毛的鷄，……這樣的追擊是空前的，某團在公路上，一路追擊一路拚了三次刺刀，某團在築有敵人工事的黃家堡子，三下江南的得人民功臣獎章的胡景山，衝鋒時一人當先，猛冒火網，攻下地堡，自己掛了花還鼓舞旁邊呻吟的傷員說：「我們流血不流淚呀！」某團兩日夜未吃飯，在夜雨下露營，一路追擊一百二十里，像鐵帚一樣直掃到遼河岸上。就在這一日一夜長距離追擊激戰情況下，八十八、九十一師永遠的覆沒了。

三、潘裕崑的『捷報』原來如此

七十一軍八十八師，九十一師的覆滅，引起了東北蔣軍的巨大震動。因爲這次作戰不是在蔣介石天天所唾涎夢想的哈爾濱，甚至也不是有長春以北，而是在長春以南，在他們認爲確保無虞的腹心之處。新一軍軍長潘裕崑，十七日還在長春廣播說：『不久可聞捷報』，十八日還廣播：『懷德形勢好轉，強大援軍已抵懷德二十里』，還說：『共軍傷亡萬餘人』，可惜的是事實並非如此，據繳獲敵人『綏代命甲字第二零號命令』中說：『攻擊前進，期將該「匪」壓迫於遼河北岸地區而殲滅之』，七十一軍軍長陳明仁在出發後也說他要『與軍共存亡』，問題是這些聲嘶力竭的好聽字眼，並不能讓他們打勝仗，結局恰好相反，不但懷德城亡人毀，就是這支大而並不強的援軍，也來個棄甲落荒而走，把他們認爲致勝的武器榴彈砲及堆積如山的彈藥都當作送禮，而且送得很痛快，很乾淨。再來一個在追擊途中被殲被俘，所謂遺屍盈萬的不是別人，正是他自己。希特勒曾經希望夏季攻勢不是蘇聯的，現在杜聿明希望的松花江解凍，不但未能阻擾我們，我們反而絲毫不受阻制的出現於南滿。記者自參加去年四平戰役以來，恰好一年，這個勝利充分暴露東北蔣軍經無數次被殲，兵力不足，已由其瘋狂進攻轉爲防禦，它充分說明解放區人民這一年來力量已變得空前壯大，打到敵人後方，好戰的蔣介石

反動集團要知道：下坡路不是好走的，牛皮不是好吹的，被圍的被殲了，解圍的也被殲了，潘裕崑所說的『捷報』總結一句話，不過是又重演了一個『陪了夫人又折兵』的老故事而已。

公主嶺入城記

公主嶺於本月十九日重獲解放，長春到瀋陽交通線以此宣告斷絕，自黑林鎮方向猛追殘敵之民主聯軍一部於下午二時，一路從公路，一路從飛機場開入城區時，車站上還是一片烏煙瘴氣，火車頭還在車站上哀鳴，但最後一列車不得不丟棄在站台上，經我軍射擊後，車頭倉慌逃逸，不得不把最後一列車丟棄在站台上。記者冒飛濺往覆掃射危險進抵近郊時，市內還傳出密集的槍聲。但旋即停止。民主聯軍某將領騎着白馬親率騎兵行列，自車站經天橋正式進駐公主嶺。

去年四平保衛戰時，記者曾抵此地，現在重睹車站，房舍花木，街道……更加感奮，尤其是千百羣衆高舉兩臂歡呼着「一年不見了。」部隊中不少戰士也向羣衆致敬，慰問着：「你們好嗎？」最感動的是一個白髮老人說：「你們再不來，我們就餓死了。」此間糧價奇昂，而車站上糧食囤積如山。尤其最近七日，商店全部停業，成萬市民被驅逐去挖掘工事，可是工事還沒有挖完，民主聯軍已經進入市內了。

據說最後開走一列車中蔣記軍官裝滿自己家屬財物，還帶走一個女學校，把逃潰下來的士兵却從開動了的車門上紛紛推下來，記者巡視所見，果然月台上遺棄無數繡花鞋與化粧品，而血跡斑斑的士兵，則一步一拐，順着鐵路線走去。

我們的隊伍停在市中心，騎兵隊分成若干小組往各街巷慰問，立刻一羣小孩來報告：「這裏有美國槍，新的，還不去拿。」又有人來報告倉庫地址的，立刻一羣青年，把敵人隱藏的一輛中型吉普卡車推到我們面前來，軍民喜笑顏開的互相問訊，一位老人家傾訴：「一年零一天，你們走了以後，我們受了多少罪呀！」

公主嶺市面立刻熱鬧起來，一幅人民城市的真情實景，展開在這個快樂的日子裏。

進入公主嶺後，記者獲得一種印象，即蔣介石出賣民族利益嚴重後果之一，是中國素稱富庶產糧區之東北蔣管區，業已變成饑餓世界。公主嶺市民紛紛向解放軍控訴說：「你們再不來，我們就要餓死了。」當記者詢以「糧食那裏去了」時，一位長者指着車站倉庫和站台上堆聚成山的糧袋說：「都送到美國去了」。自解放之日起，市郊內外不少貧民和工人在車站上露宿等候分糧，民主聯軍政治機關從本月二十二到二十四日三天內，即將屯積在車站上的三百餘萬斤糧食，全部無代價的分給了三萬餘羣衆。雖然在這三天內，蔣機不時在頭上盤旋掃射，但分糧的人們却漠然處之，仍興奮地扶老携幼

趕車拉馬或徒手提袋前來分糶。從民主聯軍進駐公主嶺之第三日，糶價即由每斗五千元驟降至一千五百元。

(五，二〇——公主嶺)

四平前線

一、望四平

記者佇立昔日民主聯軍某指揮部之山頭，眺望一年前人民軍隊曾以頑強守備震動中外之四平城市及城郊激戰戰場塔子山、三道林子等地，於晨光熹微中隱隱在目，憶去年今日東北民主聯軍在這裏爲了人民的志願和平與民主，曾堅持了一月餘的英雄戰爭，蔣軍當時以猛烈砲火，妄圖摧毀此一人民城市，正如今日驅趕萬千人民爲他們忍辱受餓掘壕築壘一樣殘暴。但記者今日隨軍重返四平近郊深感蔣軍在東北處境，與去年已絕無相同之處。記者隨部隊前進，在塵土飛揚的行列旁邊，不斷聽到人們交談着：去年保衛四平的豪語，充滿勝利興奮與對前途無限樂觀的情緒。夜間到達某一村莊，無數指戰員紛紛走向低矮的平房訪問舊日的房東，片刻之後，燈光下到處洋溢着久別重逢愉快的喧談。王老太太說：『老陳，你又來了！我怎麼會不認得你呢？還有曹參謀，薛參謀呢？』一湯姓老人從臥病

中躍起來說：「一年了，好多人都跑了，抓勞工，抓得厲害呢！」這些暗談，給了一年來沉淪蔣家牢獄的四平人民希望和興奮。據談：十日來，四平已經禁止老百姓自由出入，曾有一婦女之幼兒被阻市內自己則被阻市外，母子兩人相距呎尺，竟可望而不可即。市內大量糧食輸往美國，糧價飛漲。不久前，四平羣衆已發起搶糧救命的行動，男人逃避勞工各處流亡，女人成羣被捕做抵押品，人們無時不在惴惴不安之中度日。兩日來飛機沒有五分鐘間斷，它們瘋狂地絕望地掃射着小路上的農民，甚至田野的羊羣，夜間則盲亂放砲，充分表露蔣軍在恐懼中戰慄着。

二、華中武和趙鴻生

六月十三日，我軍攻擊四平前一天，蔣軍暫三師的士兵華中武，在火線上擊斃他們的組長，投奔到解放軍方面來了。華中武在戰壕外站崗時，會勸他的組長：「咱們跑吧，爲什麼在這裏這樣冤枉的死去，當兵在那邊也痛快些，受優待，餵了給炕上睡，餓了給飯吃，再說咱們到那邊要一個條子回家也行。」組長不同意，華中武立刻一槍把他打死就往前跑，從地堡裏跳出的蔣軍，追了他二里路，但他跳進樹林終於奔到我們陣地上來。他立刻成爲戰場上被歡迎的人物，他在各個連隊裏講述四平城裏蔣軍士兵的痛苦生活，他說：「蔣記軍官威嚇他們：『這就是你們的戰場，死就死在這裏，』他們心

裏狠極了。」他把那頂船形帽從頭上抓下來說：「我不要這個亡國帽了。」一個民主聯軍的戰士，立刻把自己多餘的一頂帽子送給他。和他在一起的，還有該部的趙鴻生，他第一次在城外築工事時組織兩個同鄉逃跑，還沒走出樹林就被發覺，上面要槍斃他，全連跪下請求，才算留下條性命。前天輪到他放哨，三次想走又不敢，最後咬咬牙：「人只死一回呀，只當上次被槍斃了」。於是冒險逃出來跑了不遠，到了一片菜園子，突然從籬障後轉出一個人，舉起槍對準他，他嚇得舉起雙手，誰知這人正是民主聯軍的偵察員。他又驚又喜的說：「好！好！好！感謝你了。」於是他被解放了。

在戰鬥中，每天從四平有幾百逃亡的戰士穿過樹林跑到我方，他們大都是貧窮農民，被強抓來充當砲灰的。我們進攻第三天，砲快響了，戰士們到前線偷偷視察地形時，還聽見裏面喝着：「一二一二」，「一二一二」，蔣杜軍的新兵們還在訓練基本動作呢！趙鴻生曾語記者：「去年民主聯軍在我家，工作隊幫助我分了七畝地，你們走了，國民黨來了，就要了回去。我不給，人家就告到警察所，說我是窮黨把我吊在屋樑上毒打，養息了兩個月零十天，禍事又來了，被抓了當壯丁。我是個獨生子，我父母抓住我的大吶嚨大哭，唉！有什麼辦法？到了營三師，天天挨餓受刑，餓得大家都塌了肚子。吃飯的時候，讓大家蹲在那裏，一吹哨，大家都上去搶稀飯，喝不下兩碗，又一吹哨就不准動彈了。因為搶飯，還要全體罰跪，聽任班長臭罵一頓。」最後他笑逐顏開的告訴我：「這次我回去，要把

全家搬到解放區去。」現在城裏這些新兵都悄悄商議民主聯軍來了咱們朝天放槍，人家知道是新兵，就不打我們了。老兵的心情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所見到的城內的第三兵站的傳令兵王漢林，就是從關裏來老的兵，但是他從他那甲克式的美裝軍服口袋裏，掏出一個貼着便裝像片的身份證給我看，他說：『現在每個兵都準備了一套便服和一個偽造的身份證。』他說：『在公主嶺，要不是中隊長在我後面，我早就跑了，現在也早到家了。』自從四平戰鬥開始以來，在猛烈的市街戰中，陳明仁就使用了殘酷的鎮壓辦法：一個是連坐法，如果一班內有人逃跑，槍殺班長，如果班長未退全班退下，槍殺全班。一個是把新兵送前面擋砲火，把老兵抽出來堅守陣地，作一屋一樓之頑抗。一個是用督戰隊在火線上瘋狂掃射後退的殘兵。陳明仁在四平是這樣進行着這個法西斯血腥的大屠殺的。

三、人民砲手英勇作戰

總攻四平的第一排砲彈，是十四日下午八點鐘開始的。

前一天，——預定砲兵進入陣地的夜晚，大雨滂沱。御手引着馬通過泥濘窪地，一臥一繼，運動受了阻礙。人民砲兵的素質是和人民部隊其他兵種一樣的，他們的勇氣，不讓他們向困難低頭，拉着巨大榴彈，山砲、野砲和彈藥，從飛濺的泥海中衝過。前線二大隊冒着大雨，只有一門砲因為壓斷小

橋，翻在河溝中，爭取按照計劃進入陣地。第二日白天，這一門砲也拉了上去。前線一部的第三砲也冒着砲擊，空襲，飛馬直奔進入陣地，把牽車，馬匹又拉回原來的隱蔽處，只用了一〇分鐘時間，指導員在後面瞪着兩眼，看敵人砲彈不斷朝他們直打，他喊了衛生員等在身邊，好給他們縛傷，可是衛生員還沒趕到，我們神勇的御手王洪林，丁吉龍，劉福，高治國，已經笑着站在他眼前。

敵人不斷往我們陣地上拋着爆破的鋼鐵，我們的砲手從落雨的夜晚到白天，構築着工事。八點鐘一到，——大砲躍動着，同時齊發，火光煙影，轟然一片，砲彈如同千萬隻白鴿子閃躍着，突然的向敵人陣地飛去。只有七分時間，從前線二部陣地往前看，——他們所擔負的四〇〇公尺寬敵陣前沿地區內，三個灰色碉堡，一處老電話局改築的據點，一座紅磚樓聯結着無數地堡，工事，鐵絲網，在一片煙霧下，變成殘廢的肢體了，這一陣，在我們的手上記算的數字：平均一公尺土地爆炸了×顆炸彈。

信號彈的綠光在那裏燦然一亮，步兵發起衝鋒了。砲手們趕緊一步步延伸射程，向陣地作縱深發射，排除步兵前進的障礙。在這個溫暖的黑夜，記者懷着從未體驗過的興奮心情，兩眼盯着前面，心中只重覆着這一句話：『這是我們的砲——人民的砲啊！』（誰也不會忘記，去年在這個地方敵人是怎樣用砲打過我們，砲手不會忘記，步兵不會忘記，——我也不會忘記）。十點三〇分鐘，指揮所的

電話鈴響了：「八點三〇分鐘（就是砲兵摧毀工事後一〇分鐘）步兵突入四平市內，」十點四〇分鐘記者發出了四平之戰的第一條消息。

第一夜過了，十五日下午三點鐘，在眼前一片開闊地面上，發生了激烈砲戰，我們的砲向北拋，敵人的砲向南拋，最緊張的時候，前線一部六班副負傷，戰士不顧一切繼續奮戰，飛機掃射又把第一砲手曹寶勝打傷，這個人民的英雄面不改色的喊叫：「我受傷沒關係，你們好好打呀！」結果敵人在中央公園的榴彈砲陣地站不住腳，被驅逐了，八點二十五分鐘，我們的步兵正在激烈市街戰中向敵軍指揮所前進，砲兵又準確發射打中軍部。十六日，敵人六次反衝鋒，砲兵發射命中敵二六二團團部後面正在運動的部隊，打得敵人一場糊塗，……從火線上傳來消息，步兵在讚揚砲兵，下午四點鐘，我們的砲彈又落在敵五四師師部的紅綠屋頂教堂上，……記者很高興的一件事，是我的掩蔽部緊緊在砲兵指揮所旁邊，——我坐在地下，不斷聽到一位指揮官在電話裏下達命令，有一次我聽他講：「拿一個中隊，準備×百發砲彈，參加砲戰，——他打我也打，他不打我也打，往鐵路東敵人陣地上摺，他、砲兵陣地往東移，我往東打，往西移，我就往西打，——不怕他發現，不怕他空襲，就是要揍他，揍得他滿天飛，……」他的聲調永遠不但是堅決而且是愉快的，因此我聽着也笑了。雖然在我們頭上，飛機丟下無數子彈，砲彈丟下無數鋼鐵碎片，但是跟這樣英雄的人民部隊一齊作戰，是不但充滿信

心，同時也充滿愉快的。記者從指揮所剪形望遠鏡中望四平，一街一巷，一隻煙囪，一隻人影都是清清楚楚的，我們是無比的棋手，我們看得清楚棋盤上對方一局又一局怎樣崩決下去。

勇敢的人們還在激戰，勇敢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集體，在無數黑夜白日砲戰中，誰也不脫離陣地，睡在泥濘之中，二班副王恩廷，六班長沈永愛，戰士周德祥，劉瑞光都成了英雄人物，——我們的彈藥手從彈藥所把砲彈源源供給砲手，彈藥手龔金喜就是如此，冒着每日最緊張的一陣砲彈爆炸飛機猛打下，自己一個人裝了五〇發引信，又一個人連續不停送到砲兵掩體裏去，他們就是這樣頑強作戰，戰勝敵人。

(六，一四，——四平前線)

一〇分鐘突破四平

六月十四日下午八點三十分鐘，一串信號彈升上天空，砲兵停止射擊。在這一瞬間，二連發起衝鋒，猛撲上去了，——四個爆炸手一個跟一個上去，一個跟一個倒在迷漫的煙霧下，當韓光雲奮勇向前跑到離鐵絲網十幾米達，一顆子彈射中他頭部，他在知覺將要最後失去的時間，仍然炸破了鐵絲網炸開了缺口。

作為二梯隊的三連，——二排湧上去，停滯在鐵絲網下，一排繼續湧上去，又停滯在鐵絲網下，突破口沒有進展。

作為預備隊的三排，在頭一天晚晌才擔任排長職務的史得紅領導下，爬在衝鋒出發地的一塊窪地裏。連長副連長都跟着前面部隊上去了，他失去了連的指揮。他聽到營長的聲音在一處喊叫：『三連衝呀！……三連衝呀！』他心裏想：『咱不是三連的人嗎？』他把預備隊帶上去了。八〇米達開關地，潮水一樣猛撲上去。子姆彈溜子太厚了。一擁到鐵絲網跟前，戰士們也一骨碌爬下去，停滯了。

敵人彈藥像燒紅的溶鐵往道裏傾倒，這是四平之戰猛烈的開端。

史得紅跪起一隻腿查看——擺在他面前的是敵人鐵絲網，密密幾層，胡椒眼似的，可是自己人一條線在鐵絲網外面爬着，這樣能啃得破這堅固工事嗎？不行，他突然發現了，他大聲叫：

「那裏不是炸毀了嗎！從那裏衝呀！不要從鐵絲網上面，那樣，敵人會打掉你，從下面衝呀！」

第一個，朝鐵絲網下鑽——用槍桿子把鐵絲網搗開，嘶的一聲，衣服從脊背上掛爛，進去了，第二個，第三個……三〇米達佈滿鹿砦，地雷、陷坑，史得紅一路帶路跑上去，——一見交通溝他奮聲喊叫，「跳下去！」——他們突破了第一道防線，但是，最緊張，最困難的一關，考驗着他們了。這壕溝有兩人高，半間房闊，他們劈通撲通猛然一陣跳下去，敵人早把距離測好的六〇砲，立刻調轉頭往溝口摺。史得紅一掄眼睛，兩個班連他自己，通過火網，一點沒有磕碰，他心裏笑了一下。突破口沒有梯子，戰士們的眼睛都集中在史得紅的臉上。史得紅心中牢記着萬眾一心的一個口號：「寧死突破口裏，不死突破口外。」他堅決的說：

「同志們，不要緊，沒有梯子，也一定有辦法，我們下去了，就不能再上去。」

「我們的隊伍從後邊來了！」他燃燒起大家的希望。

吶，吶，又是兩砲打到溝裏來，史得紅說：「趕緊跟我走。」他往右翼跑了四〇米達，回頭一

看，只剩下七班副張志年，五班副周玉坤，戰鬥組長林德，可是他毫不動搖，他說：「我們要上去！」——可是面前堅立着壕溝的土牆。他稍加思索，他從周玉坤手裏拿過鐵鍬，用力掘了四個跨腳的地方，他爬上去，一露頭，迎頭就是一個地堡壓在溝口上，地堡緊靠着圍牆，敵人正從槍眼刺刺往西北打槍。他就叫張志年在地堡和圍牆聯接的地方爆破，敵人仍朝這裏打槍，正在這時，轟然一聲，史得紅喊：「上！上！」史得紅手裏拿着炸彈首先上去，地堡塌成坑，一步搶上去往圍牆上扔炸彈，一轉眼，在那一片火海之中，他第一個跳上了圍牆，佔領了突破口——潰退的敵人，在他面前混亂的鑽逃，不少往黑兀兀立在火光濛濛中的洋橋那面跑，他們四個人一鼓勁扔炸彈。這時天將打模糊眼，突破口打開了，可是敵人還要來封鎖，來反擊，他們來不及透一口氣，天很快黑了，敵人往這裏激烈的反擊了，頭腦頂上就是照明彈，他借着亮光觀察，觀察好就射擊：炸彈光了，史得紅兩次跳回溝裏，把炸彈搬運上來。

西頭看看，黑地裏只有交織的火花。誰知，從後面果然爬上兩個人來，抗着機槍。是二排的射手董振寰和李金和，一上來就「刷刷」往城裏打了三梭子。

轟隆……一砲，正射擊的董振寰一震，槍嘩的倒過來，李金和一把扶着機槍繼續打。

董振寰拖着一條不能動彈了的大腿往下爬，他又回過頭叫了聲：「李金和——你可不能跟三排長

失掉聯絡。」又叫了聲：「三排長，你好好照顧李金和，我們的機關槍可不能丟掉。」

史得紅聽着他的話，心頭熱糊糊的，從他所立足的突破口上望了望——城裏砲光閃閃，從右側鐵路邊上，敵人呼拉拉又一次向這個缺口反擊來了，砲彈就紛紛落在圍牆上。這時從打開的這條血路上，我們的隊伍來了，虎虎一個班爬了上來，一陣炸彈，敵人的反擊部隊又垮了。史得紅跳下圍牆，衝進四平，他們佔領了敵人一條交通溝和一幢房子。史得紅從營教導員那裏接受了任務，到後面迅速與營、團取得聯絡，告訴他們：「我們佔領了房子。」回來，他熟悉的走着，他和他的第三排，從生鐵中硬打出來的一條孔道的時候他又跳下他剛才爬過來的壕溝裏，他想：「下去看看到底誰犧牲了。」他就自己囉囉着：「到底掛住幾個，犧牲幾個呀？」從黑漆漆的溝底，戰士們聽到他自語的聲音，紛紛喊起來：「排長！排長！」史得紅熱情澎湃的伏身到他們跟前興奮的講了一句話：

「同志們——我們的隊伍已打進四平了。」

給一種光榮之感掠過頭腦，許多負傷同志，從泥水中支起身子，把眼光再一次集中到他臉上。

這時，四平城裏，像山崩地裂一樣，響着槍與砲，閃着火與煙，紅色子彈拖着長尾巴，無聲的在空軍中緊急的來往穿梭。同樣一個方向，去年敵人攻擊四〇天絲毫不動，現在一〇分鐘就給我們突破

不死的英雄

在逐屋爭奪中他兩次負傷

一〇分鐘激戰，四團一營把四平打開了缺口。王西蘭帶領他的第三排，一湧衝進，拿下右側三個地堡，把五〇米遠狹窄突破口擴大，好讓後續部隊源源進入，他們立刻向北，攻擊一幢幢排列的日本式房屋。

王西蘭，二十四歲的青年英雄，有着高個子，英俊的圓臉，歡喜微皺的雙眉——他的戰士都願意跟着他作戰，他們給他的評價是：「跟着排長不會有虧吃。」因為在戰場上，從他身上閃爍着的不只是他的勇敢，還有他的沉着、靈活、有辦法，他們看到他就增加了信心。現在他打着衝鋒式，跑在部隊的前頭。漆黑無邊的夜，激烈的槍火閃閃然在房子周圍發亮。戰士們英勇的端着槍往上撲——他看見有一個戰士在不穩的地方倒下去，……到了第二排房屋前面，他說：「同志們，這樣吧！我們的隊

形要疏散，一個班在前面，一個組也要三三制前進，這樣，第一個犧牲了，還有兩個在後面……」說完話他立刻帶了突擊班長張志伯到前頭去看地形，他隱伏在那裏，指着前面，就這時「吭」的一聲，一顆砲彈在附近砰然爆炸。

「怎麼樣？」張志伯問。

他試着動彈了一下，然後他咬緊牙關，手指箝着一塊發熱的鐵片，從自己左腿上拔了出來，但是他回答：

「不要緊——沒撈着骨頭。」

張志伯解下自己的綁腿，給他綁了綁，黑夜，緊張的戰鬥，誰也顧不得看看到底流了多少血，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一個組隱蔽着順牆脚爬過去了——他不隱眼的盯着——一顆炸彈從窗玻璃上飛進去了，他發喊了一聲：

「趕快打！」跑上去。屋裏地板劈通撲通響，敵人從後門逃跑了。劈了兩刺刀，沒劈開房門，他們一按窗台跳進去，一暗的劃亮了一根火柴……兩個中央軍死在地板上，一隻衝鋒槍丟在身旁。這時誰也沒有檢起這一隻槍，因為他們又緊急的向第三排房前進。四平從戰爭一開始就變成一片火海，敵

人在每處牆根，窗脚，都修築地堡，工事，密如蛛網，他們隱藏在裏面，要在每一間房子裏外流我們的血。這時一個思想告訴王西蘭：我們要殲滅敵人，誰活着的多，誰才能戰到底。他看准敵人火力正在密扎扎封鎖房屋旁的道路，而戰士們正要向那道路邁進，他想如果這樣，我們就會蒙受大的傷亡，他立刻指揮他們不從道路上，而從窗戶上（這一排排房子一面窗對準着一面窗），穿過去佔領陣地，追擊敵人——嘩啦啦，玻璃搗碎了，第一組上去扔炸彈，第二組端着閃亮的刺刀衝上去。這時一個人影從背後靠攏了他，他從動作姿態上，習慣的知道這是營的副教導員，副教導員知道他負傷，親切的問他，他拍拍他肩膀笑着說：『只要有我在——一定完成任務。』

激戰！連長在他身邊負傷下去了，指導員也負傷下去了。

敵人的抵抗逐漸加強，他堅毅的率領部隊奮勇前進——在一排房屋的門邊上，他們和負隅頑抗的敵人面對了面，王西蘭一躍上前，從一個戰士手裏奪了一支步槍，刺刀叮噹響着，兩個敵人在他面前倒下去。

……這夜晚落過陣陣微雨。在天亮以前，他們轉往西北，向核心工事逐屋爭奪的時候，他第二次又負了傷。

打退七次反擊

黎明即將到來，他們在三道街四道街之間路角上，面對敵人碉堡線，佔領了陣地。這時在整個戰線上他們營的任務是保證側翼安全（東面敵人控制着鐵路線），他們將在陣地上吸引着敵人，以便於向縱深發展的部隊，順利前進。這是一個關係全局的重要任務，王西蘭領會到他會必然遭遇的艱難，他預計到敵人會反擊，應付反擊唯一的辦法就是堅強工事，這不但因為要保持陣地，同時爲了前進。天還未明，王西蘭奔跑着，呼喊著，叫戰士們挖工事：

「同志們！這時多出汗，回頭少流血，有工事才能抗著炸彈砲彈啊！」

他告訴大家挖了一米達深的一條交通溝，再在溝裏而挖上小的單人防空洞，他們還打通了房屋，堵塞了巷口，構成防守線——他自己抱一支槍在前面監視。

整夜槍砲未停，現在代理連長楊青培，一個勇敢的蘇北人，彎腰跑來，和他並肩站在工事後，打毀了的牆脚下，黎明的微熹微微照出他倆的身影。從昨天深夜，王西蘭在火線上，已受營的命令代理了連的指導員，因爲在戰爭中三排不斷擔負主要任務，他始終堅決跟着三排指揮作戰，可是他已經給炸彈震毀了——頭上、腿上、腳上三處傷口，一直到現在未止的流着血。他們看完了地形，王西蘭與

奮的看了楊青培一眼說：

「老楊！咱倆個人剩下一個，也不能讓敵人奪去我們已得的陣地。」

楊青培應了一聲，話說不久，天紅光了，楊青培好久在心裏盤算：讓他下去休息吧，這時就從側面說了一句：「讓我到前面頂一會。」立刻被王西蘭堅決反對伸手攔着：

「現在連的幹部就剩下你，排的幹部也就剩下我，咱不能都去前進，一砲彈都打垮，隊伍交給誰？」他自己又跑到三排交通溝裏去。

天一放亮飛機就來了，一昂頭，怪聲呼嘯着，在他們陣地上發狂的掃射起來。八點鐘，太陽照不透戰場上發黃的煙霧，正是戰場上的人最疲乏，最疏忽的時候。飛機轉了一個圈，作了個信號，砲彈就一顆接着一顆往這裏紛紛落下，塵土蔽天，什麼也瞧不見了。王西蘭一到交通溝裏，他就抓住一個機槍組在他身邊，——他招呼大家隱蔽在防空洞裏，只留下一個觀察哨爬在交通溝沿上監視，機槍射手副射手一個佔着一支機槍掩體，敵人從那裏來就封鎖那裏。他自己也是一個監視哨，他在最突出的三排陣地，最突出的中間部份，他的眼睛是銳利的閃光的……，排砲打的怎樣緊，飛機掃得怎樣猛，……交通溝裏的人都抬不起頭了，王西蘭咬着牙，從他的陣地上不回一槍。突然，他從煙霧下看見了，——在陣地前，西側是一片樹林稠密的公園，樹枝給砲火打落在地上堆了二三尺厚，北面是鐵絲

網，交通溝，敵人從北面和西北兩面分兩路來了，敵人感到我們每一步前進，對於他的嚴重威脅，他們扎拌着，進行反擊了。三〇米，二〇米——他虎的站起來喊：「敵人來了！」聽到這聲號令，人們從防空洞裏出來，彎着腰，提着手榴彈跑上去，一陣炸彈，敵人把一具具屍身掛在鐵絲網上，像風箏掛在電線上似的。

張志伯跟了通訊員，順着交通溝到他這裏來。他一看到排長，就發現他左胳膊上又增加了一處新的創傷，而且在左臉頰上淌着一溜血——可是他蹲在他的指揮位置上佈置工作，區分任務，還是那樣清清楚楚。依照連的指示，他作了一件重要的工作，就是根據敵人火力方向和衝鋒道路，重新修築了工事，配備了火力。因此使他們在不久以後，很順利的痛擊了敵人。最後他熱情鼓舞的說：

「我們要好好守住這地方，守住才能再前進，好好觀察敵人了解情況……你們看！」作爲一個好的指揮員，他是深刻體會到集中使用火力之必要的，他指了一下擺在陣地前沿上的四支機槍，五支衝鋒式，他笑了笑：「這樣多好武器，敵人打不上來！」

激烈的火力戰沒一刻稍停——在他身旁的機槍射手，第一個犧牲了，第二個也犧牲了。王西蘭不管砲怎樣猛烈，一發現敵人在陣地後面運動，爲了射擊各個目標方便，他放下衝鋒式，拿過戰士手裏的步槍，一槍一槍瞄準射擊，敵人子彈把他那裏打得土卡卡的，他一點也不畏縮。

機槍組副射手閻成福在他身旁，突然懊喪的告訴他：

「排長！班長犧牲了，還有一點氣……」

他轉動不大方便的掉過頭望了望，他知道沒有了組織就沒有了力量，他堅毅的下命令：「你代理班長。」閻成福馬上拿過槍來迅速發射。

戰鬪短促的間隙的時候，王西蘭到連的指揮所去了。連的指揮位置在後面二〇米遠，王西蘭去了一下，不久又隨着交通溝回來了。——人們第一眼立刻發現他的胸口掛上了一塊紅星飛馬英雄獎章（團的參謀長，在火線上那間給炸彈炸毀了的屋簷下，親自把一塊獎章給他掛在胸口上），這塊紅溜溜的獎章，好像發光的太陽一樣，立刻照耀了整個陣地，——伏在交通溝裏的戰士，一個傳一個：「我們排長掛獎章了，——我們排長掛獎章了，」這時，敵人的砲火，好像都爲這兩句話畏懼而無聲了。他是聽不見的，但是他看見人們臉上的喜悅。機槍射手杜德，和並肩的一個戰士讚美的說：「真光榮」。給他聽見了，他就說：「就是這個時候呀！——只要勇敢就行啊！……」那時他很高興，他的腿一歪一歪，走向前面去。

敵人第一次瘋狂的反擊，被擊潰，中午又來了一次大規模反擊，時間到了下午。

在陣地前，樹枝打落，電線炸得頭髮一樣到處亂飛，機槍把工事後面的磚牆打透，砲彈把房屋同

紅磚崩炸得滿天飛，對面房子的空隙上，敵人頻繁運動着隊伍，……敵人從東面鐵路天橋，西面核心工事，兩處砲兵陣地集中向三連陣地發射，一〇分鐘，排砲從前沿上開始，砲彈一出口機槍就「卡卡」狂射，飛機就「嗚嗚」的四架一排，四架一排縱深掃射，投彈……工事打毀了，土從地下噴起來，陣地上一團烟，什麼也看不見了。王西蘭說：「把工事打歪，咱們也不能退出去。」等到敵人相信在這一塊，每寸土地都給火藥爆炸一遍，連生物也不會存在了，他們衝鋒的好時間到了，——順着落在地下的密密的枝葉移動，王西蘭開火了，——作爲信號的是他手中的那支衝鋒式，突突震動他全身，他緊緊貼在工事牆壁上。可是激烈的反擊，一次接一次，從這時直到黃昏，直到天黑，沒有停止過。

火線上的夜晚

天黑，雨還沒有停止，戰士們在戰壕的泥濘中淋着雨。

王西蘭——跟了連部的通訊員到後面去開會。會議上，楊青岳傳達了上級命令：黎明時候前進，拿下前面一排碉堡。王西蘭睜大他那發紅的兩眼說：

「這任務還是給我們三排吧！——我們三排幹部還完全些。」

楊青培大聲喊叫好讓他聽見：「你耳朵聾了，聽不見，行不行呀！」

他點點頭：「行。」

他堅決的——別人分辨，爭論，他聽不見，——但是他旺盛的戰鬥意志，終於得到上級同意。最後，連長拉着他在耳邊，叫他把他的全排帶到房間裏去休息。不久，全排十五個人，聚集在火線附近一所給砲火打得破爛了的日本式房子裏，有的坐在塔塔密上，有的坐在窗台上，他站在中央，熱情洋溢的說話：「同志們！——我們守備了一天一夜了，連飯也沒吃，水也沒喝，現在新的光榮的任務，又落在我們頭上了，——拿下那溜地堡。那地方在馬路上，很重要，不拿下來，兄弟部隊不能發展，咱們想一切什麼方法，不管人再傷亡大些，不准叫喚……爲了人民的解放，就是一個人也要把地堡拿下來。」

提到拿地堡，大家都毫不猶豫的伸手去摸藥包，可是大家叫起來：

「呵——淋濕了！……」

是啊，雨從下午落到天黑，那時在壕溝裏，緊張作戰，誰顧得了掛在腰上的炸藥包，可是現在怎麼辦呢？

你看看你，我看看我——一會，王西蘭和張志伯，還有經過爆炸訓練的九班長緊緊坐在一齊，研

究起這個問題來了。

——這時，有一個戰士站在門口，他回頭望了望，看見他們那裏點起一支洋燭，四面用大衣罩着，不讓光線漏出室外。在那光亮裏，他看到排長布滿血跡和塵土的臉——他想起在打四平之前，他們也是這樣進行過準備工作，那時排長在大家面前說：『不好好準備，就不要想打好仗。』……他們細炸藥，搜集木棍子，找木鋸，白天練，夜晚練，赤着腳也練，——破壞鐵絲網，攻堅——那時，排長睡也不睡，眼睛都紅了。可是大家都這樣呀！——大家都這樣想：一營一連、二連，都有英雄連隊稱號，就是三連沒有，他們有時氣憤的說：『我們是「乾飯」連』，這回打四平，不簡單，去年在這裏保衛四平是英雄的，今天我們來打四平了，一定得打出光榮來，因此，他們不能光憑情緒，而要靠着實際的準備工作，來爭取四平戰鬥裏的光榮……在戰場上，經過了殘酷的一日一夜考驗之後，這個戰士的回想是十分有益的，不過他可是真的疲乏了。要是還在壕溝裏放槍也好，現在火線上可出奇的沉寂。他又回頭看了看，又看到排長那布滿血跡和塵土的臉，——他又振作了一下，他想起排長在攻擊之前幾次說過的話：『只要我能動一下，就不下火線，只要嘴能動一下，也一定鼓動大家完成任務！』……

王西蘭起來看看，他輕輕跨過幾個倒在塔塔密上睡着了的戰士的身軀，走到門口，朝敵人那方看

了一响，他爲着解決了問題，閃着誰也看不見的微笑。

在蠟燭光下，他們工作着，把幾顆手榴彈細作一把，——大家忙碌完，短短夏夜便已將盡，戰鬥組長圍聚在王西蘭周圍接受任務。接受突擊任務的張志伯環顧了一下其他幾個同志說：

「我們組上去要是掛了彩，你們組決心趕緊上去。」

前進，再前進

一日兩夜四平燒着燭天大火，燒焦的氣息瀰漫在戰場上。十六日拂曉前，敵人向北潰退了，——王西蘭立刻指揮他的部隊追擊，他嘶喊着，但是他血流得太多，他顯見得軟弱了。他閃在一邊，讓部隊從他身旁直往前進，——他落在後面，他一隻手扶着牆，一隻手扶着腿，把衝鋒式掛在一條胳膊上。一拐一拐的向前進，他還督促着鼓動着一個落後的戰士說：「上啊！只要我有一口氣，我不死，我就跟同志們在一起。」通訊員李萬發是一個小孩子，從後面喊叫他叫了半天，他才似乎聽見掉回頭，李萬發焦急的作了一個手勢——叫他慢慢的衝，他點了點頭，但是他一拐一拐的脚步加速了。

前進，再前進，——三〇〇米達，敵人工兵營的堅強堡壘陣地被佔領了。

王西蘭從額頭上流着汗，——一走入陣地，他就看見，在前而不遠，一棵樹上捆着一個國民黨士

兵模樣的人，——他的頭下垂，他的下巴緊緊抵到胸上，他被他的軍官打死後遺棄在那裏，——他知道這是在敵人戰壕中，一個不願打內戰的人的結局，他指給他身旁戰士們看，他的眼睛發出一種光，——那是充滿憤怒，勝利與勇敢的光，他的耳朵聾了，他的聲音却十分響亮：

「報告你們好消息，我們打到核心工事了，我們佔領了主兵營，趕走特務團，我們後面的隊伍可多了，××隊××師都進了四平了，我們一定把敵人殲滅在他們的工事裏呀！……」

今天他們佔領了敵人修築得很深的一條壕溝，背後是兩層高的樓房。他匆匆忙忙，從這裏跑到那裏，從那裏跑到這裏，佈置着工事，組織着火力。巨大的榴彈砲，帶着嚇人的聲音落到陣地上來了，那種聲音對於沒有在戰場上挨過砲彈的人是難以形容的，總之頭上脚下，天空地底，全都震盪着。當一陣陣不停的煙霧迷漫之時，從敵人陣地伸出部份，一個街頭地堡那裏，四個人端着機槍站起來……經過考驗的，我們的戰士熟練了，在一陣槍聲之中，那四個人剛一倒下去，他們躍出壕溝，佔領了面前那一處工事，消滅了時刻威脅我們前沿的火力點。

十點鐘，敵人的反擊，造成一次更激烈的火力比賽，可是由於我們先從側翼進攻了，於是敵人的反攻被制壓下去了。

巨砲——立刻無止無休的發出惱羞成怒的狂吼，時間延長一點零四〇分餘，兩米達深的蓋溝都掀

平了。王西蘭的戰士英勇不屈，一面打毀，一面修復，這樣一次、二次、三次……。

在王西蘭附近的機槍射手闔成福，當一顆砲彈，促不及防，從他背後，突然把土地崩裂，猛烈的旋風一樣，把這個正咬着牙奮戰的射手和他的機槍全部深深掩埋到土底下去了，——滾燙的鐵片水一樣到處潑濺着。戰場上，人民戰士的友情，這時並不容許考慮自己危險而不顧同志的存亡，他們立刻把他掘出來，就像跟大砲爭奪這一個人似的，因為遲了，他就會喪死。闔成福被掘出來，——臉色慘白，從他嘴裏，鼻子裏把土掏出來，風一吹漸漸甦醒了。他睜開眼，驚訝的看見王西蘭蹲在他身旁，他喃喃的講：

「我……我什麼不知道……我昏了……」

王西蘭冷靜而慈和：「你休息休息。」

他軟弱的躺在砲火紛飛的壕溝底，他看見排長又轉過身去嗓子發燙的喊：

「同志們——爲人民立功就在這個時間呀！」

實際他這時一點也聽不見了，可是他總強辯着，他不承認完全是他自己鑽不見，他總說是別人聾了，特別當戰爭激烈到頂點，他分配緊急任務時，他聽不見反應，他着急的喊叫着：「媽那個×！你大聲說話呀！」……就在這個上午，他正指揮着的時候，不知從那裏飛來一粒子彈，——他的左手手

掌心又打穿了，——冒着空前劇烈的砲火，從團部跑來一個通訊員，在距離火線不遠的指揮所裏，聽着槍砲聲之空前密度，擔心着三連陣地。王西蘭立刻堅毅的握着血流殷殷的手說：

「回去吧！通訊員同志，請首長放心，只要有我在，一定就有陣地。」

下午戰場上情況一度惡化，二〇架飛機，怪聲叫囂着，低掠着，比房頂高不了一點，輪番投擲炸彈。突然，一陣白電光交織閃爍，燃燒彈把陣地上的房屋全部燒着了。飛機，榴彈砲，機槍，從天空到地下，密密組織了無數層火網，像失望，像發洩，一陣緊似一陣，敵人陣地上，七八輛裝甲車往來奔馳。已經是下午二時，裝甲車在前面吼叫着，敵人發動一個營兵力密集在一處狹小的陣地上衝鋒了。王西蘭頭也不回，把身子壓在他的衝鋒槍上：「傳——準備呀！」通訊員迅速的帶給每個組，每個班（這一天，每隔二分鐘他就這樣傳一遍，人們的注意力時刻緊張不懈，現在最嚴重的一次果然來了），王西蘭敏捷的，似乎他不是一個遍體傷痕的人，他鑽到機槍組那裏去。他似乎是自語，似乎是沒對誰講：「我們死也是光榮的。」但是戰士們感到了，這時是最重要的時間了。從不遠小榆樹叢那裏，三〇米，他的喊叫被一排接一排的手榴彈爆炸聲壓下了，裝甲車扭頭跑了，煙打得一點也看不見，一叢粗大樹的樹纏子紛紛打下來，只剩下樹幹。王西蘭快樂的挺直胸脯……

就這時——側翼一個連隊（就在同一條交通溝裏）前面的陣地被敵人佔領了。

突然，在王西蘭身旁的戰士，聽到從交通溝那一端傳來敵人喊聲：『繳槍吧 繳槍吧！』
 不知是誰，激動的從王西蘭身旁擠出，跑過去喊叫『繳你個這個。』轟的一顆手榴彈爆炸了。

連長楊青培得到報告，趕緊從指揮所跑了來，他立刻協同王西蘭組織了兩挺輕機槍，一挺重機槍，毫不猶豫，毫不爲危險懾服——順着交通溝，又把敵人從陣地上打出去了。……打完之後王西蘭不自覺的把頭伏在溝沿上，喘了一口氣。楊青培十分留神的看見了，走過去輕輕拍了他一下，王西蘭忽的仰起臉，這時他整個臉部給砲渣渣打的一塊塊血一片片灰，只有兩隻發光的眼睛還露在外頭，他搖一搖頭，很快的，不等楊青培說話就說：『不下去——我還能慢慢走，——除非我犧牲，連長，我睡在地下有一口氣也要指扭前進。』

機槍射手杜德彎曲着身子挖修機槍工事，偶然抬頭往外一看……

在陣地前隔着一層鐵絲網，七米達遠馬路中心——一個國民黨機槍射手剛才被打死爬在地下，一挺嶄新的美式機槍倒在身旁，這誘惑了杜德，也看了一响，他不願告訴別人，因爲他願意由他自己突然的把這支嶄新的機槍抱到排長面前，那時排長該多麼高興。於是他爬出交通溝，一露頭，對面一梭子彈嘩的打過來，又一次，又給一梭子彈打回來。他苦惱了，他回頭看看，王西蘭在那邊，他喊他，

他聽不見，他就叫人傳：『叫排長！』一會王西蘭歪歪來了：『幹什麼？』『排長——那真一挺機槍。』王西蘭望一望，那真正被敵人火力封鎖着，他搖了搖頭：『不要去吧！』立刻他看到杜德眼中露出頹喪，失望，懊惱的神情，他發現了，他站了一會——他不願意在火線上，讓自己一個戰士英雄的意志受到挫折，他知道，他應該幫助他的戰士，讓每一個人的智力在戰場上得到發揮，都成熟爲一個英雄。於是他輕輕拍了杜德一下：『我允許你去，咱們可得想個辦法，再去！』立刻杜德又活躍了。他從杜德那裏問清敵人火力配置（地堡一支，四扇窗四支，門口一支機槍），他立刻下命令調來自己的四挺機槍他指着地堡：『打那一點！』機槍風一樣掃出去，對方也卡卡卡響起來……杜德在揚黃豆似的彈雨下，爬上去了，到了鐵絲網下，他偏着身子爬過去，一把拉着槍腿，可是這時，只要一轉身，就會被射中，他只有依然偏着身倒退了回來，他脚尖一點地，他就快樂的把機槍一舉，交給王西蘭，王西蘭沒有說什麼，吃力的把它措在身上往後走去……

戰士說：『只要排長從我們這裏過一過，我們就有信心。』

二〇分鐘後，王西蘭又上來了。

王西蘭高大的英雄身影一出現，對戰場上就是一種鼓舞。經過火海裏的沐浴，在一個英雄的指揮

員領導下，他的戰士都成爲鋼鐵煉成的人物了。可是，在頻繁的戰爭的暴風雨下，戰士羣裏早就流傳着一句代表他們心意的話：『只要排長從我們這裏過一過，我們就有信心。』……他頭上包着紗布，軍帽只能歪戴在頭頂上，整條左褲腳給血染的殷紅，左臂，手上，胸脯上，都是血，臉上一塊塊出着血。但他是活躍的，他在各處跑着，他到那裏那裏就百倍活躍，愉快。那一個班長組長犧牲了，他立刻指定代理人，一個好的指揮者，同時是一個好的組織者，雖然他感到他掌握的人數愈來愈少，但他明確的知道他的組織沒有鬆懈，這少數人，鋼鐵的拳頭一樣緊緊捏在一齊，堅硬如一，摧毀敵人。那裏打得最吃緊，王西蘭就出現在那裏，指揮，把敵人打下去，……

他前脚跑下壕溝，連長楊青培後脚就趕來了，楊青培大聲叫：

『我來掌握這裏，你下去吧！』

『不，都死了——有我一個人，敵人也衝不到這陣地上來。』他也激動起來。

楊青培把他拉下去，一會，他又上來了。

他走到李萬發身旁。這時在陣地上發現種種徵候——敵人又一次反擊行將開始。『小李——給我壓一梭子！』他只剩下一隻右臂，他就把衝鋒式頂在胸脯上，一隻手摟着，這裏打一下，又跑到那裏打一下，子彈，火一樣噴出去，如同刈草一樣，衝鋒的敵人一個個倒下，把生命丟棄在王西蘭面前。敵

人砲火也十分激烈，可是他聽不見。他全心全意爲了人民的光榮而戰。張志伯跑上來拉下他，把他按在交通壕裏，用身體遮着他，一會，他又跑上去了，——他正把第五梭子彈壓上去，打了一半，突然，他叫了一聲，他一揚手，倒下去了……

「怎麼樣？」張志伯撲過去，把他緊握的槍從手裏接過來，抱着了他。

王西蘭最後的望了望張志伯，拉着他的戰友的手——這是最後的囑託，這是一道命令，這是一個無產階級戰士偉大的光榮遺留。張志伯霍然躍起，大聲吼叫：

「同志們——一定堅決消滅敵人！一定給排長報仇！」

他的聲音壓倒一切，震響在整個陣地上，每個戰士都看見張志伯發亮的眼睛，他們立刻掉轉頭朝向敵人，所有槍口一齊猛烈發射。現在王西蘭的身影，不是出現在一處，而是同時出現在各處，出現在每一個人的身旁，眼前，出現在每一顆炎熱的發射出去的彈藥上……它是打不死的英雄，它成爲一種巨大無比的力量，它沉重的打向敵人。這時，李萬發悄悄爬到他身旁去，他已經停止呼吸。李萬發抱着他把他移到一處安全的地方，他流盡了最後一滴血，他睡在他的陣地上，兩天兩夜保證了全戰線側翼安全，打下敵人十六次反擊，未退一步，而且前進了。最後李萬發嚴肅的把他的獎章從胸口上摘下來，這時獎章上沾着一層血，他把它珍重的放到自己小口袋裏……

四七、七、廿二，西安驛山上。

摧毀了核心工事

——戰地日記一頁

下午三點鐘，往城裏走，——天空有雲，微微落了點雨就晴了，——路上很多炸彈坑穴，炸彈斷的巨樹倒在一旁，房子震碎了。海豐屯緊接着四平，四平上空瀰漫着黑烟，激戰正在鐵路附近進行，我看見一條小河泛着綠水，已經到了四平第一道防線，——一處地面露出還未爆炸的地雷信管，我們只能踩着有脚印的地方走，在交通壕附近我看見×××將軍坐在地下，——敵人兩架黑色運輸機正往城市的一隅拋擲降落傘，他告訴我，「這腳底下就埋有死人！」我低下頭看看，脚下交通溝裏埋出一個高高土丘。旁邊樹枝搭的小棚已經給太陽曬得乾枯了，機槍擺在地下，戰士們在唱留聲機。在右側——一道道鐵絲網，陷阱和鹿砦，就是總攻第一天，打開突破口的地方，從我立腳處往前看，灰色的碉堡上留着斑斑砲痕，兩棵樹給砲火剝得精光，只剩下白色的粗幹，想見當時火力的猛烈，我們部隊的英勇、有力，以十分鐘時間迅速完成任務，真是可敬。我順着道路前進，穿過第二道防線與第三

道防線，深溝，地堡羣與圍塔小橋可通行，河水綠得發濃，一股股戰場上複雜氣味撲上來，——圍塔下敵人扔了一門殘破的砲，一匹死了的白馬如同化石似的向空中挺着堅硬的腿。我從九道街進城，由中央公園前而一直到市中心，路邊每一幢房子都被構成工事，而現在沒一垛牆，沒有白色的彈痕，房屋未倒塌的也搖搖欲墜了，敵人以一年時間，不知奴役了多少人民，把這裏造成到處密布鐵絲網，戰壕，整個四平可以說是一座給地堡堵塞了的城，這就是陳明仁所自豪的『半永久工事』。每個十字路口蹲着鋼骨水泥的碉堡，草袋堆在樓窗上，他們曾經在那裏頑抗，路上遍布地雷，脚下電線交錯散亂，一根孤零零聳立空中的烟囱上也中了三砲，電線桿上留下不少彈痕，——這裏再沒有一塊磚是完好無缺的了。

市中心聚集着許多幢鋼骨水泥的高樓，敵人把它們聯結起來，成爲四平的『核心工事』，這裏有市政府，中央銀行，遼北省政府，郵政局，——核心的核心就是一幢紅色樓房，那就是陳明仁軍部。當我從軍部前排樹下走過，我看到一隻小烏鴉被打死落在泥土中，可見當時槍彈激烈情況，現在一隻老烏鴉還在那一塊地方淒涼的轉來轉去。這幢紅房周圍由一條地道聯結成一道地堡圈，四旁每一院落樹下，窗台下，門洞裏，地堡壕溝彼此隔三四步遠，據記者統計就這一座軍部周圍就有一百五十以上的地堡。陳明仁苦心積慮，就把他的希望寄託在核心工事上，他以爲依靠這些堅固的鋼板水泥就可以

抵擋着林彪將軍的大軍，因此敵人在這裏——第五道也是最後一道防線上，進行頑固的抵抗，這種抵抗充分暴露了他們法西斯的本質，地堡圍唯一出口在紅樓的地底下，法西斯的特務們組成督戰隊就守在出口上。當我們一支英雄的部隊掃清外圍一切障礙，而且也佔領了核心工事地面一切房屋，火光熊熊之下，他們都鑽到紅樓的地底下去，——外面機關槍掃射着，裏面混亂了，一部份往外逃跑，這時，裏面的法西斯督戰隊也猛射他們自己人，而且喊叫：「不准出去！」據俘虜告訴我，當他們把無辜的士兵（裏面相當數量是東北農民被抓來的）驅逐進一座樓房，就用吉普、箱櫃、麻袋把房門堵死，最後這裏就成了他們的——墳墓。我們打開突破口的戰士，就看見一個敵兵被他們自己擊斃仆倒地上，在核心工事附近還發現一個敵方下級軍官被綁在電桿上打死了的屍體，在一處房屋裏，一個士兵懸在房梁上自盡了，他的樣子變成爲可怕的黑色，——這些就是對於蔣介石的控訴。街上一個老百姓婦女被掃射打死橫在路頭，六道街一處院子裏一個老人仆在地下，一隻鵝死在他身邊，另外一隻鵝在悲哀的叫着，敵人爲了核心工事的防禦戰，他們把這一帶成百老百姓趕到一幢樓房裏去，結果一顆重磅炸彈炸成一個血潭，被關在自己家裏的人，那一個想跑出來，只要你剛一出來的時候，就會給國民黨一槍打死。

我找到我們勇士進攻核心工事的突破口，——鐵絲網斬斷了，落了幾天雨，裏面的廢墟還冒着

烟，我們就是從這裏開始的。當日指揮作戰的軍官同志指告我：那裏是我們爆炸手，從烟硝火網中前進的道路，有一幢樓房我們從第一層一直搏鬥到第三層終於殲滅了敵人，我們每佔一座樓，敵人飛機就來投燃燒彈燒毀一座，巨大的鋼板被掀出來，像紙片一樣打着皺，這就是二十一日我從指揮陣地上，遙望夜空下一片大火之地。

守這個核心工事的是特務團長陳明信，他是陳明仁的弟弟，——在核心工事最後毀滅前二十分鐘，他打電話要求突圍，陳明仁不准他突圍，說「出來就得死呀！」參謀長說得是喪氣：「你們難道比裝甲車還結實嗎？我早上派六輛車去，六輛都給打完了」，這是一個聽到的俘虜講的，這就說明，雖然法西斯是瘋狂的，但是當二百多人衝出紅樓，左突右突，就給我們解決了，我們一部份勇士衝進紅樓，地底下便喊：「不要打了——繳槍了！」陳明信和四百多人一齊投降了。蔣介石一批人腦子裏總有這樣一個想法：在運動戰中打不過八路軍，一旦鑽進烏龜殼，憑仗美國洋爸爸給的新式武器就能打勝仗了，實際怎麼樣呢？半永久工事就這樣永久的被毀滅了。

我從核心工事出來，往東到一條大街上，——我發現一塊「式卸路」的藍牌子折斷在泥地上，從鐵路東邊往這裏飛着子彈，那面還在不停震響着激烈的砲聲。在四平激戰中，我們每前進一步，就把被蔣杜以饑餓，勞役，屠殺所磨難的人民解放出來，從第一天開始，在我們作戰的方向上整日整夜，

縷縷行行向平安的地方走來，我在路邊訪問他們，他們悲憤的痛哭着蔣介石的美國飛機，燃燒彈到處殺害着人民，——我在前線看到我們的戰士給老百姓帶路，因為路上埋有地雷，過壘壕時給搭橋，還發生過這樣一事情：火線上，一個婦女驚惶的把嬰兒拋在地下，自己逃走了，一個戰士在滿天砲火下跑上去，抱下嬰兒，追了二里路追上那個婦女把嬰兒還給她，她感動得流着熱淚問他姓名，她要永生的記着他，他回答：『我是八路軍』，他跑回火線去繼續作戰。

黃昏，我在前線戰壕裏進行訪問，——一個地堡裏舖着『塔塔密』和毛氈，我請×，×兩將軍談他們所指揮的部隊，如何攻下核心工事？那確是驚人的艱難工作，他們必需從三百多地堡中掃清一條走廊出來，而後鎖住核心工事，最後消滅了它，——不僅是猛烈的火力，更重要的是勇敢善戰，我們是把一切工事都能紛然踏碎的。我從地堡出來，用望遠鏡視察暮色中的火線，由前面隨風送來一陣陣來自我們戰壕的留聲機的歌唱聲，……

兩個人的作戰

——王雲甫和黃永才的故事

四平——敵人遍地修了地堡，要打仗就得在這些地堡上下工夫。你看！每天夜晚，一閃一閃的火光緊跟着『吶——吶——吶』巨響，那就是一個跟着一個的地堡爆炸了。我現在要講的到不是這些，而是兩個人在火線最緊張的時刻，衝入陌生障地，憑着他們的勇敢與機智，一氣拿下五個地堡一個砲樓，解決了戰場上的大問題。

王雲甫高個子，大眼睛，大嘴，一看就是一個有力氣的人，他掛着一隻衝鋒式槍。

他們從鐵路突入路東地區戰地以後，這一天發展到一個大院跟前受了阻礙，——這大院從前是燒鍋，現在敵人把它修築得變成一座鋼鐵城堡，大門堵塞了，一挺重機槍在那兒構築了工事，院牆外兩邊都是大地堡，側射火力封鎖前沿陣地。地堡很堅固，我們往上打了幾顆槍榴彈，連點縫兒也沒裂。還有高蔞院裏的糧食囤都弄成砲台，順梯子爬上去，上面架了機槍從空中掃射，……於是發展便在這

兒停滯了。對峙可不是好事情，整天整夜挨砲彈，炸彈。那天，王雲甫隔條馬路佔領房屋，一會房屋炸塌了，一會燃燒彈刺刺冒着綠電火，房子燃燒了，最後前面的牆壁完全倒塌了，他們就退到後窗外頭，還是一槍遞一槍的猛烈還擊，在這陣地上堅守了一日一夜，王雲甫所盼望着的出擊時間終於到來了。

營長帶着機槍連長來看地形，告訴他們：『四點鐘攻擊。』

好，非把那些烏龜殼都個個兒，看看裏頭到底有多少美國子彈，這樣永不歇氣的『啞，啞』，……王雲甫正心裏發狠，恰好突擊組的任務就落在他的頭上。這可不簡單，營首長親自爬到跟前來：『炸藥一響，你就衝進門去，往左拐，那不是有棵樹嗎？就往那兒奔，……』最後嚴重的叮囑他：『你進去，我們才進得去呀！』王雲甫揹負了這個光榮任務就對他組裏兩個同志講：『衝鋒我在頭裏，我走一步你們跟一步，我走那裏你們跟那裏』。他把刺刀上上，手榴彈鐵蓋掀去，塞在胸口底下，……『轟，轟，轟，』營首長扔出三顆手榴彈，——這是信號，抬頭一看，爆炸手跑上去了，——轟，翻了天似的一聲巨響，一陣黑烟，王雲甫就朝着黑烟衝上去了。大門炸倒了，壘工事的裝滿黃豆的麻袋崩塌了，幾個中央軍死在那裏，他從那兒蹀過就往那棵樹那兒跑，……

嚇，那不是一個地堡嗎？一個中央軍鑽出來，從南面紅樓那裏逃跑，還有一個蠻子班長端着美國

機槍，到了地堡眼上，一發現王雲甫就「嘟嘟」一梭子，王雲甫把身子一蹲，就覺得嗖嗖一陣冷風，子彈從右脅下穿過去（他指着他軍衣現在補了一塊補綻的地方），他隱蔽到一細細樹條子後面，拋了一顆炸彈過去，在地堡眼上炸了。他一站起那盤子也站起扔了一顆甜瓜式的美國手榴彈，他趕緊跳到一個小水坑，他急了，他解下第二顆炸彈扔過去跟着衝上去，把衝鋒式塞進槍口打了一梭問：「還有人嗎？」那裏還會有人？盤子死在裏頭了，王雲甫就把那挺機槍撿了起來。他回頭看看，——原來突擊組就剩下他一個人了，——後面隊伍爲何還不上來呢？可是他看見就在門旁，有人在那兒「卡卡」打槍，他心思自己人嗎？不能，一定是敵人企圖封鎖門口，——那裏有地堡嗎？槍又從那裏打出來呢？剛才他不是從那兒跑過來的，什麼也沒有啊！他仔細一瞧，趕情是一處用席遮着，一處用一堆土擋着，敵人就是這樣狡猾的，槍就從那兒發射，他順着塔根七步八步跑過去，一瞧，一個盤子班長守在門口，噁哩哇啦，門口掛着飯鍋，豬肉和衣裳包。他冷不防就一下拋了一顆炸彈，跟着喊：「繳槍吧——回家的機會到了，不做功手榴彈了。」這時黃永才來了，黃永才是個五短身材的精明人，提着根槍，跑得噁溜噁溜的。剛才他看見王雲甫進來，他就也進來了，「怎樣有地堡呢？」他就要鑽進去，王雲甫不讓他下去，堵在口子上用槍「嘟嘟」，一會裏頭往外遞了——一支衝鋒式，一挺機槍，五六支步槍。「快出來！」一個跟一個拍着巴掌出來，黃永才把死在口子上的盤子班長拉開進去

搜索，裏面很黑，麻袋，美國被鋪着，席遮在牆上，一個人身上血糊拉的：『八路同志——給上點藥吧！』這時可來不及，他們忙着把土堆那兒的地堡除治了。

隊伍忽忽拉拉進來了，一直往後院衝，因為敵人正依據那裏進行猛烈抵抗。

一聽——怎麼北面還打槍呢？王雲甫沒等什麼命令。機敏的一揮手，兩個人順大門往北去了，繞過一個個糧囤，接近角上一處砲樓。

砲樓上有一個眼，挺高，——扔炸彈扔在牆上碰回來炸了。黃永才說：『這不行，不進去不行，還是找門口往裏繫炸彈。……』

貼着牆，望見砲樓門口，喊喊話，裏面還打，他就扔了一顆炸彈進去，一聽沒動靜，炸彈又給人家扔出來了，他惱了，一連氣摔進幾顆去。

俘虜出來，都是東北口音，說是一班人。王雲甫問：『爲什麼喊你們繳槍不繳呢？』『那個蠻子班長守在那兒，誰敢！』『他呢？』『給你們打死了——不信，你們去看看！』一個人懊喪的說：『我是伙伙，也給弄來壓校子。』一個腦袋流着血爬上來，王雲甫掏出手巾給他包紮了說：『一會衛生員來再給你上藥，別哭別叫，你們溜牆根坐着吧。』黃永才却笑嘻嘻從裏頭鑽出來，抱着一挺機槍一支衝鋒式。尋思沒事了，突然『啪——啪』一下一下往這裏打槍。黃永才喊：『趕緊，靠牆，有敵』

人！』他們兩人轉過去又解決了一個地堡，把俘虜集中一齊。這時，最後一個地堡裏就慌亂了，吆喝起來，——王雲甫和黃永才兩人挨着糧囤轉了過去，聽到一個東北人口音：『叫你們快跑還不快跑，八路進來了，快快！』說着就有一個伸出頭來張望。黃永才轉到南面糧囤去了，王雲甫從後面也轉過來，爬着接近地堡，……這時天已漆黑，可是糧食囤燒着了，火光燭天，什麼也看得清楚。這一次，一喊話就全班繳了槍。

統共不到一小時，王雲甫和黃永才拿下五個地堡，一座砲樓，繳了四挺機槍，五支衝鋒式，壓下二十多個俘虜來。但是我所以記下這個故事的意思，還不僅僅在此，因為在四平敵人工事修得很多很複雜，地堡牆裏堵外勾通着，對外防禦，等你一衝進院子，他就狡猾的在地堡裏把槍掉轉頭從四面用火力把你封在院子裏。這回部隊衝往後院去了，王雲甫黃永才沒有上級指導，却機動的把屍骨後一排地堡一個個清除，使敵人失去從後面箝制的作用，這確實是很好的經驗。當他倆把地堡都打完了，敵人還不死心的從後面房頂上往這裏打槍，不過那已無用了。

(七，二六，宿縣車站)

「我希望四川也分土地」

——記戰鬥英雄普正坤的話

我頭一次會見戰鬥英雄普正坤，是我參加他們連隊會議，——在地板上畫起打四平鐵路東突破口的地圖，他們討論起那天攻擊時的動作。普正坤就是打鐵路突破口的英雄連隊的突擊班長，不久以前才從醫院歸隊。他原是蔣記七十一軍八七師二五九團的，去年大窪戰鬥中解放過來。曾參加過三下江南，在出名的共塔木戰役裏被升爲班長。

我感到興趣的問他：「這次作戰不正是七十一軍嗎？」

「打七一軍可不是第一次，三下江南打郭家屯，這次過江打黑林鎮，——這一回我心裏：我的家鄉沒有解放，我是一個窮人，應該爲了窮人翻身，我下了決心，——告訴你：我們班裏解放同志很有幾個，謝子千那個高大肥胖的人就是八八師的，郭家屯解放沒多久。那天班上開罷了班務會議，大家都熱鬧的提出挑戰立功，我也表示了決心。下來我找到謝子千，我說：「老謝——咱們從前是一個軍

頭的人，我八七師，你八八師。那時參加都是受壓迫，因為我們都是窮人。」「怎麼樣？那裏還不是當兵？」「當兵可有不同，——那裏當官的在後頭拿槍打我們，這裏當官帶頭打，同嗎？再說，——在榆樹縣你沒見嗎？老百姓都分了地，平等一樣，沒說你有錢我沒錢，我有衣你沒衣，……」我這樣一說他明白了，他是六年前從四川抓壯丁抓來的，他就說：「你還怕我不明白嗎？你一看老百姓就不一樣了，那面窮窮富富，這裏都貧富一樣，這面的三猛，中央軍是够怕的，……你不甘心，到戰場上看。」我誠懇的告訴他：「不是說放心不放心，咱們都是四川人，都是受過壓迫的，——現在有勁些。」

「打四平我們擋住了突擊班，沒一個人低一下頭。」

「在火線上，指導員帶着看了地形，大家笑了「我們是突擊隊啊！」頭一砲打響了，大家都有功。」

「八點鐘，嘩嘩三顆照明彈起在空中，我一擺手就衝了。」

「一組在左——二組在右，看誰快！」

「楊春山一面跑一面喊「衝啊——到我們該猛的時候了！」

「三百米遠開闊地，穿過鐵路線，敵人砲火雖然密集掃射，但五班仍勇猛的撲過去了。鐵路過去

就是敵人工事，散佈着大大小小無數地堡，通過這些地堡是一幢聳立的紅房子，我們太快了，敵人昏頭昏腦，連槍也來不及還抹頭就跑。我一直跑，——跑到溝裏，我回頭一看都來了，就是副班長半路上掛了彩。很快穿過地堡堆到了第一排房子，我說先不佔它，就帶着隊伍先從側面迂迴過去，一直向第三幢房奔，我知道蔣軍毛病，只要屁股上一打，前面兩幢就得放棄。敵人拿磚頭把窗口都堵死，衝進房子，敵人「卡卡」往這裏打機槍，打得頂激烈，我說：「趕快掏槍眼」，我記着上級給的任務，叫我們打開突破口守着第一幢房子，後面部隊就上來了，敵人愈打愈激烈，我就喊叫：

「打仗——不是光口說，現在才真是爲人民服務呢！」

「謝子千說：「班長你沉着指揮吧，你指揮那我到那。」

「我們都端着刺刀，我叫一個組搜索，一直往前衝，我望望謝子千，他一路上來就十分勇敢，他在火線上走準了兩步就躡過去了，真是我指那裏他到那裏。就在這第四排房裏，——「吶」一顆砲彈落下來，嘩一下全房震動，有些人負傷了，我看見左翼有一間獨立屋就喊：「負傷的——到那屋去！」我又望見謝子千，他身上帶着鮮血，他說：「你放心吧，我們不會哭叫，你看後面隊伍上來了」，這時我們的任務完成了。我可不願下去，前面一座大房子七座碉堡，順窗口往外打槍，——我說我一個人去，排長不讓，我聽到敵人還在吆喝：「繳槍吧，——別前進了，前進沒出路了！」我真

惱火，我就罵：「誰繳誰的槍啊，你拿美國槍打中國人，你還喊我繳槍啊！」他們聽得出我這四川口音，那邊就沒響了。我叫機槍掩護打碉堡，我就衝上去，從窗上翻進大房子，房子很深，我跑過去，覺得腳一抖，我覺得盪着地雷線了，我喊後面：「慢一點——有地雷」，房門口一道交通溝彎彎曲曲往北拐，敵人順着溝跑，我就追，追也打不到他，就在這兒堅守到天亮，林家琪負了輕傷很高興：「還打嗎？」我說：「還打，有一個打一個，打了算爲人民盡了責」，誰知在第二天作戰中，砲彈崩了我的頭部我就負傷了。」

「這次和七一軍作戰你覺得怎麼？」

「這次咱們把他打苦了，——他們老兵一次一次的垮了，補的都是新兵，連訓練也來不及，咱們總攻擊那早晨，不還「一二一」「一二一」的在城邊上訓練嗎？我知道得清楚，一班兩個老兵監視新兵，新兵不敢動，動了就打死，——排長在後面督戰，特務連專門守卡子，誰退就突突死誰，我看打死的很多都是新兵，這些人真是冤枉，……」他停了一下望着我：「我得到了自由，我的腦筋開了，我常常想我家是窮人，我一個弟弟一個妹妹還有父母，種人家一畝地不够吃，還靠父親做手藝——鐵工，打紡車鏡子，——不要說別的吧，四川我家裏能分上三畝地就好了，我的希望是四川分土地。」我們都笑了，最後他堅毅的說：「這容易，我們是要打開全中國的！」

南滿歸來

記者以三月時間完成南滿之行。我相信，在我們這裏，不論是在農村，還是在火車箱裏，或者工場、商店的門前，我們回想起來，把去年和今年做一個比較，都會感到在這裏發生了巨大變化。在蔣佔區作戰的時候，當一顆砲彈向敵人放射去，我們也沒有忘記我們的回想，——『梨樹我來過』，『公主嶺我來過』，『四平我來過』，就是這些簡單的士兵語言，帶着深厚的人民的情感。——我去年訪問過南滿，那時，親眼瞧見南滿的人民，從身上還未擦淨十四年血跡，以他們不屈的眼色，看到了黎明，需要奮鬥的時候，他們就從地下爬起來。可是他們腦子裏還糾纏不清一個『正統觀念』，還有幻想，只當我們爲了和平做巨大容讓而從那裏離開以後，東北的光明主要是從北面照射，而另一部份却陰了天。

在這裏，我先介紹一個姓孫的農民，他蓄着小鬍子，穿着毡鞋。五月間，我們順着懷德到公主嶺公路追擊，到他的家裏，他拉住我手：

「去年四平作戰，我趕了大車，幫助你們四十天，——國民黨砲彈把我的一匹馬打死了，後來你們走了，我送你們到德惠，臨走，你們從騎兵隊拉一匹馬給我。」後來，他在他院裏馬廄邊，把我們介紹給他那白髮繽紛的母親，她親熱的叫着：「你們就是××團的同志啊！」她似乎整年記着這一個數目字，國民黨從他們身上斫去一切自由，解放，但是無法從這個老人心中斫去這個數目字。可是當我問他：「馬呢？」他懊喪的望着馬廄說：「給中央拉去了，……這回是完了。」那時，戰鬥還在公主嶺市區裏進行着。

我們不是討論一匹馬同一個農民的問題，而一個農民正是從他切身的痛楚與歡樂中，作着比較，尋得他的結論。

這樣長的時間，南滿的同胞過的是什麼日子呢？我越過松花江到豐饒的東北穀倉地區尋得我的答案，那正是解放區深入土地鬪爭中加緊春耕，農村裏忙碌而愉快的季節，在公主嶺、昌圖、開原、四平，我親眼看見饑餓。一個病弱的女人，一手抱着嬰兒，一手扶着車，擠着去分糧；小姑娘擠在大人腿底下，伸出小手捧起落在地上的黃豆；一個趕大車的車夫把口袋放下，從額頭上揩一把汗，望着在天空「卡卡」掃射，屠殺分糧羣衆的國民黨飛機，他不躲避，他却快樂的笑着，……因爲在這一刻以前，他們有着比死亡還可怕的慢性的毀滅，國民黨正在用饑餓殺人。關於這方面，國民黨的中央社，

最近也露了狐狸尾巴：「長春四平之間堆積待運之大豆，統計損失達四二四·二〇噸」，這些大豆那裏去了？如果我們不去，就送到美國帝國主義的工廠裏去作原料，現在呢？如數歸還給農民了，因為糧食原就是從他們家裏掠奪來的，東北蔣家掠取糧食的機關，叫作「東北糧食調劑委員會」，去年在哈爾濱陰謀殺害李兆麟將軍的楊綽庵，就做了四大家族的收糧奴才，當糧食掠奪來的時候，主人流過淚，而後他們就挨餓。

在昌圖，一個姓王的眼睛發紅的中年人，和我坐在樹下談心，他告我：「我家六口人，同志，我從昌圖站分了三石糧，算把女人孩子接濟了一下，能吃三個月，要不是你們來，我們都要餓死。」

晚上，住在一個老頭家裏，他是一個快樂而固執的人，用他女兒的話形容：「老頭子——六匹驢子攪在手裏，叱一聲，誰也不敢動。」可是這一年他沉落在痛苦深淵裏了，他是一個富農，而且是一個牌長，但是他從他那扇新換的木板門向我痛罵起蔣介石的統治：「光這一個門，就得花一千五百元，還要繳身份證，每人照像八十，證書費二十。十八到四五歲的人，半季得出五百元，供給駐在東北村的鄉團壯丁吃穿，一天地半季繳費八百元。抓勞工到開原去修工事，連婦女也到東北村去修了三天，還得自己帶吃的。」他當牌長，可是他受了很大氣，縣上常常來抓壯丁，壯丁逃跑了，上面就釘他，他憋了氣，一直生病到現在。他說話非常氣憤，他的老婆和女兒膽怯的怕他的話得罪了人，不斷阻止他，

——叫他去修補豬圈，……他不去，他，主人一樣繼續講下來，他說：「國民黨得不了天下，他們惡貫滿盈了，做得太絕了。袁振海他有個小兒子，兩人拆牆，把腳摔歪，二月裏挑國兵十九名，往縣裏送去抽簽，一個個用繩子綁在大車上，他說：算了，這兒子我不想要了，……老婆泥水連天的跑上縣去，路上掙脫繩子跑了五個有錢的（送壯丁時，有錢的給村長十幾萬就綁活扣，沒錢的綁死扣，綁活扣路上掙着就跑了），他的小兒子抽簽沒抽上，雖然第二次挑國兵村長說還得去，袁振海急了：「十九個跑了五個，要是五個都去我兒子也去，我兒子也不要了！」前兩天又來要，這回可大喜大喜（老頭作了個揖表示感謝八路軍來了）。』這時，他那膽怯的老婆也氣憤的傾訴起來：「前些時鐵路上給我們炸翻了火車，鐵保隊（鐵路保安隊）整些洋火來賣，那天村長來要火柴錢了——我說小戶沒人要呀！他就罵我！奶奶個×！還罵我，末了把聯絡員打了幾個耳光」，這時，他那年青的媳婦也活躍的講起話來：「一天官上來了人，爸媽不在，我就給送信，一下來了輛馬車，上面坐着個什麼老爺，一下嚇着問身份證，沒有拉到車上去，吓得我亂喊，有人認得我算放了我。」離他們不遠，青羊舖有個鐵橋，鐵保隊要一戶交一百元，不交，不但不准走那裏過，還得去看守橋，一個窮人繳不出錢就去看守了，鐵保隊偷偷把自己被子燒了，看守一夜，天亮該走了，却給一把拉着認賴他，硬賠了五千元，今年過年鐵保隊長到屯上來放局，貧窮的農村裏，那有人敢跟他賭，——他就叫屯長陪着賭，屯長

沒錢，他借給五萬，一夜輸了二十八萬，屯長然後把這筆賬攤在每一家農民頭上，每家出一石糧。在開原車站，我們解放軍到達的前兩日，一個人因為抓壯丁自己用繩子吊死在房門上了。

我這裏有清原縣興隆泰區門簾村一份不完整的調查材料，門簾村下轄七個小屯，三十戶，約八百口人，除去國稅、省稅、縣稅之外，他們額外負擔著如下項目：

他們供養著——二十一個『自衛隊員』（大牌武裝），每人每月三千元，買槍十幾支花費五十一萬元。

還供養著——每屯屯長、通訊、情報、文書四人每人每月三千元，金融合作部五人，每人每月六千元。

還供養著——每屯一個分隊長（專門出去作探子），一人每月四千元，軍醫稽查處五人每月每人六千元，村設盤道員十三人，每人每月供養六千元，村公所有四個便衣諜報員，每人每月六千元。

在草市、土門子一帶修碉堡，門簾村每天出六十五個工，還負擔三萬斤洋灰，二十五萬塊磚，八百斤鐵絲，一百塊木板，六百根八尺長的樹桿子，一百車鹿砮，六十根二丈長六寸直徑的木料。

國民黨新六軍運輸團一部份在門簾村駐軍兩月，人民又要供給三十石黃豆，二十石高粱，三石大

米，二十口肥豬（雞，無法計算），二萬斤穀草。

在修鐵路時，還負擔過二千五百根道木。

一個農村就給這龐大的供養數字壓倒了，貧苦的人就是這樣供奉着統治者，使人想起俄國薩爾蒂可夫含着淚寫過的『一個農奴怎樣養活兩個地主』的故事。如果把這些數字加在一齊，再用八百人去平均一下，每人的負擔在一萬五千元以上。有一天民主聯軍解放了門簾村，老百姓說：『你們再不回來，我們打鍋賣鐵也給不起了。』雙廟子一個種五十畝地的小康之家把門前種的幾棵樹都砍光賣掉了。門簾村還擔負了污辱與蹂躪，那就是四十個婦女被強姦，如果你不讓他蹂躪，他就把手榴彈塞到鍋底下去，把火放到草房上去……從這份材料還可以看出什麼問題呢？就是他們在農村遍佈諜報網來控制人民，而這些諜報人員就是不久以前當民主聯軍在那裏時逃匿了的偽警察、日特、胡匪、偽滿官吏及地主，現在他們以加倍殘酷報復來流人民的血了，伊通去年人民選舉的區長張錫權被屠殺在獄裏，像西安菜園裏的血案，處處都有，很多農民因地主逼迫加倍倒算而破產，大批被按上『地黨』的名義，毒打以後送去當了兵，……從這樣殘酷教訓當中，南滿人民以血與淚洗去自己頭腦中的『正統觀念』而開始傳播這些歌謠：

『盼光復，望光復，光復已去，

痛亡國，恨亡國，亡國之來。」

當我們的一支游擊隊在今年三月以前曾經得不到同情與支援而堅支苦鬥，三月以後，農民們在已廢舍前歡迎他們，落下辛酸眼淚說：

「你們不來我們成了沒娘的孩子了。」

就是在南滿人民悲慘的日子裏，從瀋陽到梅河口之間，我們一支部隊光榮的堅持了一年敵後戰爭，——當去年我們從四平轉移，他們以兩個連，在西豐南部山區裏，與敵人作戰，——而落到敵人後方了，經過最困苦的冬季，十二月裏他們還沒有穿上棉衣，在森林裏打游擊，——而最後，他們擴大了部隊，發展了西安、西豐、東豐、開原、瀋（陽）鐵（嶺）撫（順）地區、梅（河）柳（河）清（原）地區，以及梨樹東部之廣大土地，一直到這次與打向南滿之主力部隊作了愉快而動人的會合。在南滿人民未清除「正統」觀念的時候是他們最困難的日子，——但是他們堅持着他們這支人民的紅旗，——他們到處襲擊國民黨村公所，把抽壯丁的名冊捐稅單據都焚燒了，他們在那裏，那裏就沒有國民黨抓壯丁收捐稅，……在開原一帶活躍着出名的「張陳武工隊」，這一個武工隊分了四千七百畝土地給農民，於是南滿人民從巨大的覺悟中重新起來支持了他們，在開原五區上肥地一座小廟上一天出現了用粉筆寫的一付對聯：「共產黨在深山修真養性，八路軍出古洞管救衆生」，橫匾寫「一定成

功」這就惹得中央軍心驚肉跳，晝夜不安，四處奔跑着。而人民以其無比的勇敢就此對一年以前欺騙了他們侵犯了他們的蔣介石政權宣戰了！

記者這次旅行，從西滿出去從東滿回來，「你們來了！」是這一個夏季攻勢中最動人的，最常聽到的，從羣衆裏來的一句感情深厚的話，——而在這一年中，解放區在解決土地問題的鬭爭中教育了人民；蔣佔區則以其殘酷壓迫教育了人民，東北人民從一年的現實當中認清東北人民——的方向，那就是要獲得解放、自由與土地。在杜聿明以爲自己的屁股坐得還穩當的時候，南滿的人民早從淚與血的苦海裏遙望着北方了。現在廣大的新收復區裏，人民又獲得解放，——他們比去年更懂得珍惜而且緊緊掌握着它了。記者經過松花江上的航行，第一腳又踏上解放區，在蛟河，我看見田地上緊張勞碌的農民，在敦化，我看到鐵道旁邊措槍放哨的婦女，在圖們我跟一個胸口上掛着模範工作者獎章的鐵路職員談話，——在明淨的客車箱裏，我感受到在中國從未有過的像這樣好的鐵道交通，——這不僅在它的時間的準確與迅速，還在那些鐵路員工的嚴肅的爲羣衆服務的態度，一個請假回家的工人告訴我：「一列車過去需要三十人工作，現在十個人就能擔當下來。」——在那旅行者的黎明與夜晚，我處處看到一個新社會逐漸成熟的光彩，我驚訝這三個月飛躍的進步，——我的熱誠要我把我的話寄給前方：當我們在那無風無雨的夜晚，泥濘的早晨，子彈在顛頂呼嘯，我們從戰壕裏走進走出……而我們的後

方，正在以無比的勇敢與努力，向前猛進。

(八月，哈爾濱)

英 雄 的 記 錄

3 東 北 文 藝 叢 書

劉 白 羽 著

定 價

元

東 北 書 店
印 刷 廠

印 刷

東 北 書 店

發 行

東 北 文 協

編 輯

1947年11月初版

1—7000.



2-4

东北书店印行